

江苏邳州山头东汉家族墓地发掘报告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文物保护的重要成果

南京博物院 邳州博物馆

45 tombs belongs to Eastern Han Dyansty along with encircled trench were discovered in Shantou Cemetery, Pizhou city. It reveals the style during this time, provid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udy of franklins' family organization, economy pattern and burial custom.

Key Words: Pizhou Eastern Wu State Shantou Family Cemetery

内容提要 邳州山头墓地共发现了 45 座东汉时期的墓葬以及环绕墓地的隍壕,较完整地揭示了汉代家族墓地的风貌,对研究汉代中小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家族组织、经济形态和丧葬习俗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邳州 东汉 山头家族墓地

中图分类号 K871.41

文献标识码 A

山头墓地位于邳州市戴庄镇山头村西,中运河东岸,东北有胜阳山和禹王山(图一、二)。2006 年 11 月 10 日,在南水北调东线第一期工程—洛马湖水资源控制工程邳州支河控制闸建设工地发现大量墓葬,接群众举报后邳州市文化局、文管会、博物馆立即给工程部门下达了停工通知,随后南京博物院梁王城考古队对其施工范围进行考古调查和钻探,确定为一处东汉墓葬群。由于该文物点未在南水北调江苏段文物保护规划之内,经江苏省文物局与江苏省水利厅相关部门协商,把山头墓地纳入到南水北调文物保护规划之内进行考古抢救发掘。2006 年 12 月 10 日~2007 年 2 月 1 日,由南京博物院、邳州博物馆有关考古人员组成山头考古队对山头墓地进行了抢救发掘。

一 墓地发掘概况

本次发掘基本揭示了山头墓地的全貌,墓地东西长 80、南北长 82.5 米,占地面积 6600 平方米,发掘清理了 5500 平方米,共发现汉代墓葬 45 座、明清墓葬 2 座,以及围绕墓地的隍壕 1 条(图

三,封二:1)。山头墓葬群开口于第③层灰褐土层下,距地面深约 2.6 米。汉代墓葬的形制有土坑砖室墓、砖室券顶墓以及砖石混合结构墓三种,以砖



图一// 山头墓地地理位置图

收稿日期 2007-05-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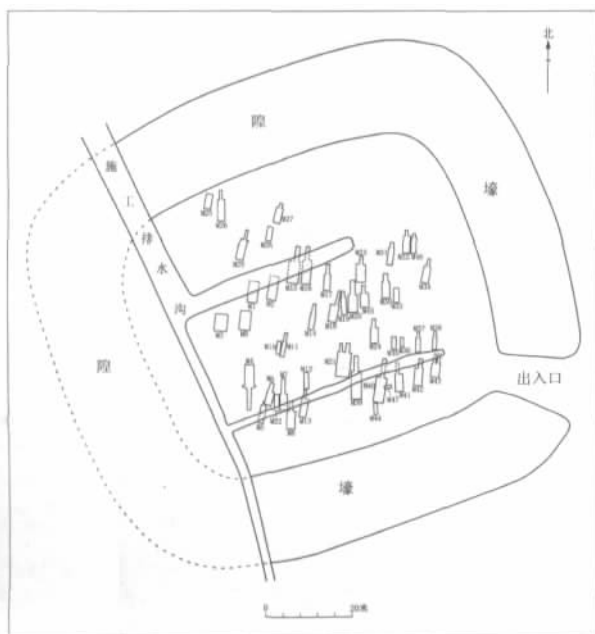


图二// 山头墓地位置示意图

石混合结构墓的规格最高。大多数汉代墓葬带有斜坡墓道,墓道基本上都向着正北方,墓主人则是头朝南方。虽然多数墓葬在早期时已被破坏,但是个别保存完好的墓葬、所有的墓葬形制以及幸存的随葬品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次抢救发掘在汉代墓葬里共出土了釉陶器、陶器、瓷器、银器、铜器、铁器、石器 etc 文物计 300 多件。以下主要介绍汉代墓葬的考古抢救发掘情况。

二 墓葬形制与出土器物

山头墓地汉代墓葬的形制分为土坑砖室墓、砖室券顶墓以及砖石混合结构墓三类。土坑砖室墓是竖穴土坑,无墓道,在土坑的下半部沿墓壁四周以砖垒砌成墓室形状,上面未券顶,砖室券顶墓



图三// 山头墓地总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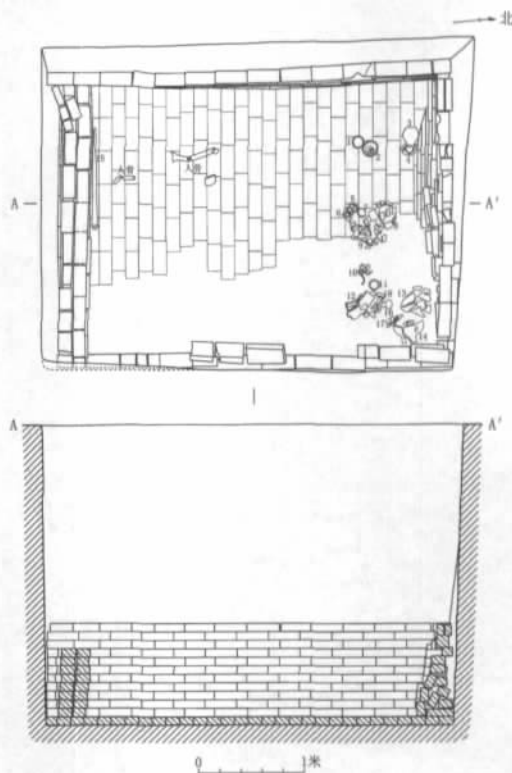
是以砖垒砌墓室,并以楔形砖进行券顶,多数带有墓道,砖石混合结构墓是以砖、石构筑墓葬,小型墓用石数量少,一般是以一两块石板做封门,大型墓用石较多,除用石板封门外,还用石构筑前室,局部还雕刻有石羊、窗棂等形状,栩栩如生。以下分别介绍。

(一) 土坑砖室墓

能够确定为土坑砖室墓的有 M1、M2、M3、M9、M28、M33 等 6 座,另有 M25、M35、M36 等 3 座残存墓底,由于未发现有墓道,暂归到该类形制。现以保存较好的 M3、M9 简要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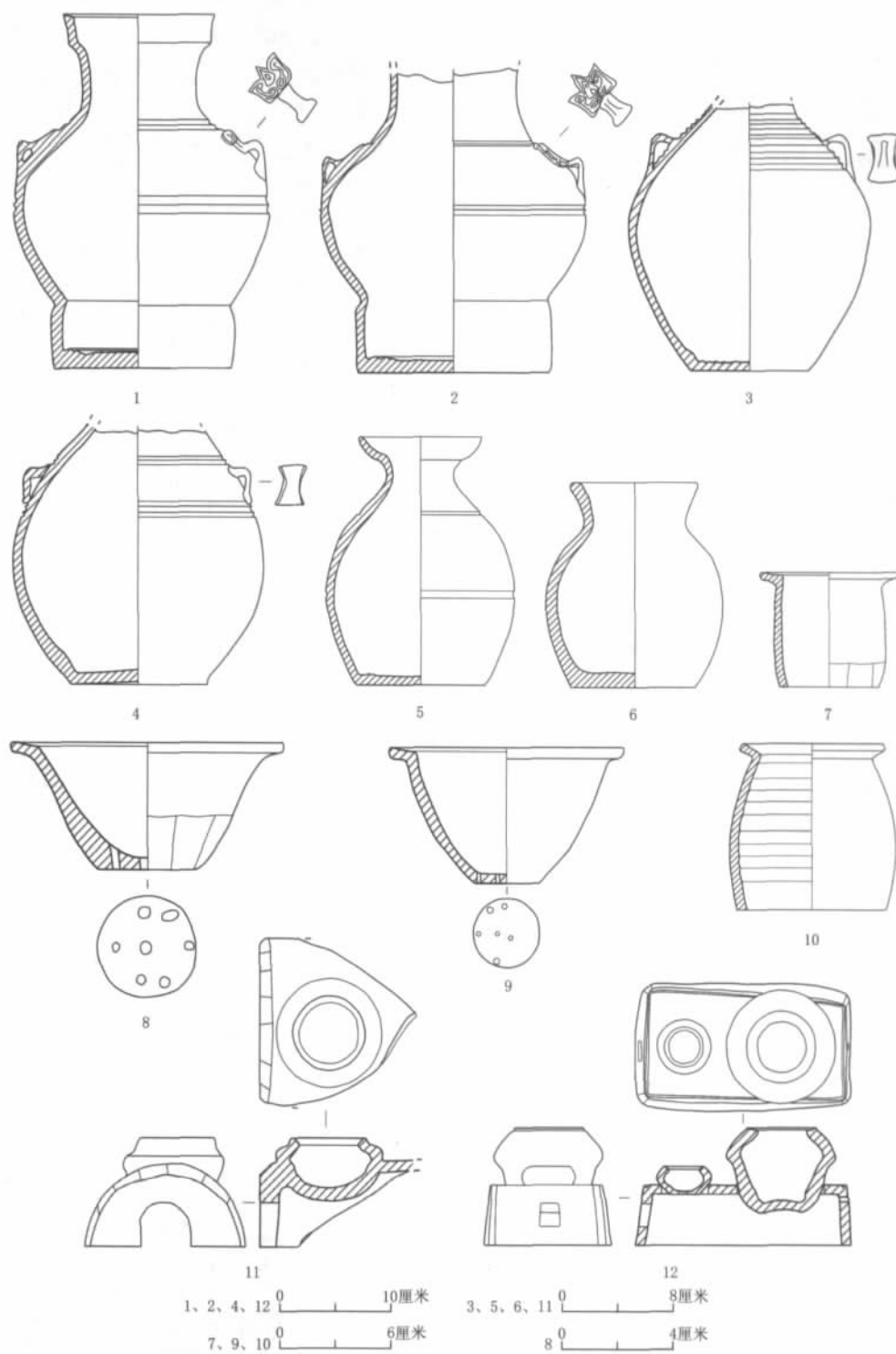
1. M3

M3, 平面呈梯形,方向 95°,未被扰乱,墓口距地表 2.6 米。墓口长 3.8~4.0 米,宽 3~3.1 米,墓深 2.83 米(图四)。墓室下半部四壁由青灰砖顺置错缝平砌而成,北壁由于坍塌而向内鼓出。墓底西半部以青灰砖纵向错缝平铺,东半部宽约 0.7 米的区域未铺青灰砖。青灰砖均为素面,长 0.3 米,宽 0.13 米,厚 0.08 米。墓主人骨保存较差,仅在墓底西南处发现若干段散乱的下肢骨。



图四// M3 平剖面图

1. 釉陶盘 2. 釉陶磨 3、8、12~14. 釉陶壶 4. 釉陶甗
5. 釉陶甗 6. 釉陶灶 7、11. 釉陶井 9. 陶罐 10. 釉陶灶
15. 铁剑 16. 釉陶盆 17. 釉陶甗 18. 釉陶甗



图五// M3 随葬器物

1~5. 釉陶壶(M3:12、M3:14、M3:8、M3:13、M3:3) 6. 陶罐(M3:9) 7、10. 釉陶井(M3:7、M3:11)

8、9. 釉陶甗(M3:5、M3:17) 11、12. 釉陶灶(M3:6、M3:10)

唇,斜沿,束颈稍高,鼓腹,高假圈足,平底,肩部及腹部各饰有2道凹弦纹,肩部两侧粘塑对称铺首耳,器表施酱绿釉,局部脱落。口径13.6、底径16、高30.4厘米(图五:1)。M3:14,泥质红胎,颈部以上残,束颈,圆鼓腹,高假圈足,平底,肩部及腹部各饰一组纹饰,每组纹饰有2道细凹弦纹组成,两组纹饰之间粘有一对称铺首,器表施墨绿釉,多已脱落。底径17、残高26厘米(图五:2)。M3:8,泥质红胎,颈部以上残,斜肩略弧,圆鼓腹,下腹内收,平底,肩部饰多道凹弦纹,两侧有对称桥形耳。器体表面施绿釉,多已脱落。底径8.6、残高18.2厘米(图五:3)。M3:13,泥质红胎,通体施绿釉,多脱落。颈部以上残,溜肩,鼓腹,平底内凹,肩部饰多道凹陷纹,并有对称桥形耳。底径12.4、残高22厘米(图五:4)。M3:3,泥质红胎,釉面大多已不存,盘形口,尖圆唇,沿外外弧,束颈,溜肩,鼓腹,平底,肩部及腹部各饰有一周凹弦纹。轮制。口径8.8、底径9.2、高17.2厘米(图五:5)。

陶罐1件。M3:9,夹砂灰陶,侈口,圆唇,束颈,溜肩,弧腹,平底,素面。口径9.2、底径9、高14.2厘米(图五:6)。

釉陶井2件。M3:7,泥质红胎,侈口,斜折沿,方圆唇,沿下稍束,直腹略弧,无底,腹下部留有刀削痕呈瓜棱状,器体内外均施以绿釉,釉面大部分脱落。口径7.4、底径5.4、高6厘米(图五:7)。M3:11,泥质红胎,侈口,方唇,斜折沿,束颈,弧腹外张,无底,内壁有轮制留下的旋痕,器体内外均施绿釉,局部脱落。口径7.8、底径8.1、高8.6厘米(图五:10,彩版一:4)。

釉陶甑2件。M3:5,泥质红胎,敞口,圆唇,平沿,沿面略凹,斜直腹略弧,下腹部有刀削痕呈瓜棱状,小平底,底部有7个圆形算孔。器体内外均施绿釉,多已脱落不存。口径9.8、底径3.3、高4.4厘米(图五:8)。M3:17,泥质红胎,敞口,方唇,斜折沿,弧腹,平底,底部有6个圆形算孔。通体施绿釉,釉面多脱落不存。口径12.6、底径3.6、高7厘米(图五:9)。

釉陶灶2件。M3:6,泥质红胎,通体施黄釉,局部脱落。灶体残,残存形状呈不规则的三角形,灶面仅有一与釜连体的火眼,正面呈半圆形,上有拱形灶门,后部残。灶体残长11.2、宽11.6、高7.6厘米,灶门宽3.6、高3.2厘米(图五:11)。M3:10,泥质红胎,通体施绿釉,多已脱落。灶体平面呈长方形,灶面设有前后两火眼,前小后大,灶面四周饰有一圈凹弦纹。灶门呈长方形,后有一长

方形烟囱。灶体长19.2、宽11.2、通高10.2厘米,灶门宽2、高2厘米(图五:12)。

釉陶盆1件。M3:16,泥质红胎,敞口,方圆唇,斜沿,沿面略内凹,弧腹,平底稍内凹,器体内外均施绿釉。轮制,素面。口径11、底径5、高5.2厘米(图六:1)。

釉陶盘1件。M3:1,泥质红胎,敞口,圆唇,浅弧腹,平底内凹,下腹部有拉坯痕迹。通体施绿釉,釉面大都脱落。口径10.8、底径7.2、高2.4厘米(图六:2)。

釉陶磨1件。M3:2,泥质红胎,釉面已脱落,多不存。磨呈圆形,由磨盘和上下两磨扇组成,上扇近圆形,一侧突出,似磨拐,上有一圆孔,顶部有放置谷物的圆形漏斗,斗内有3个圆形小孔,上下扇之间有磨齿咬合在一起。磨盘直径13.6、磨扇直径7.6、通高5.8厘米(图六:3、图七,彩版一: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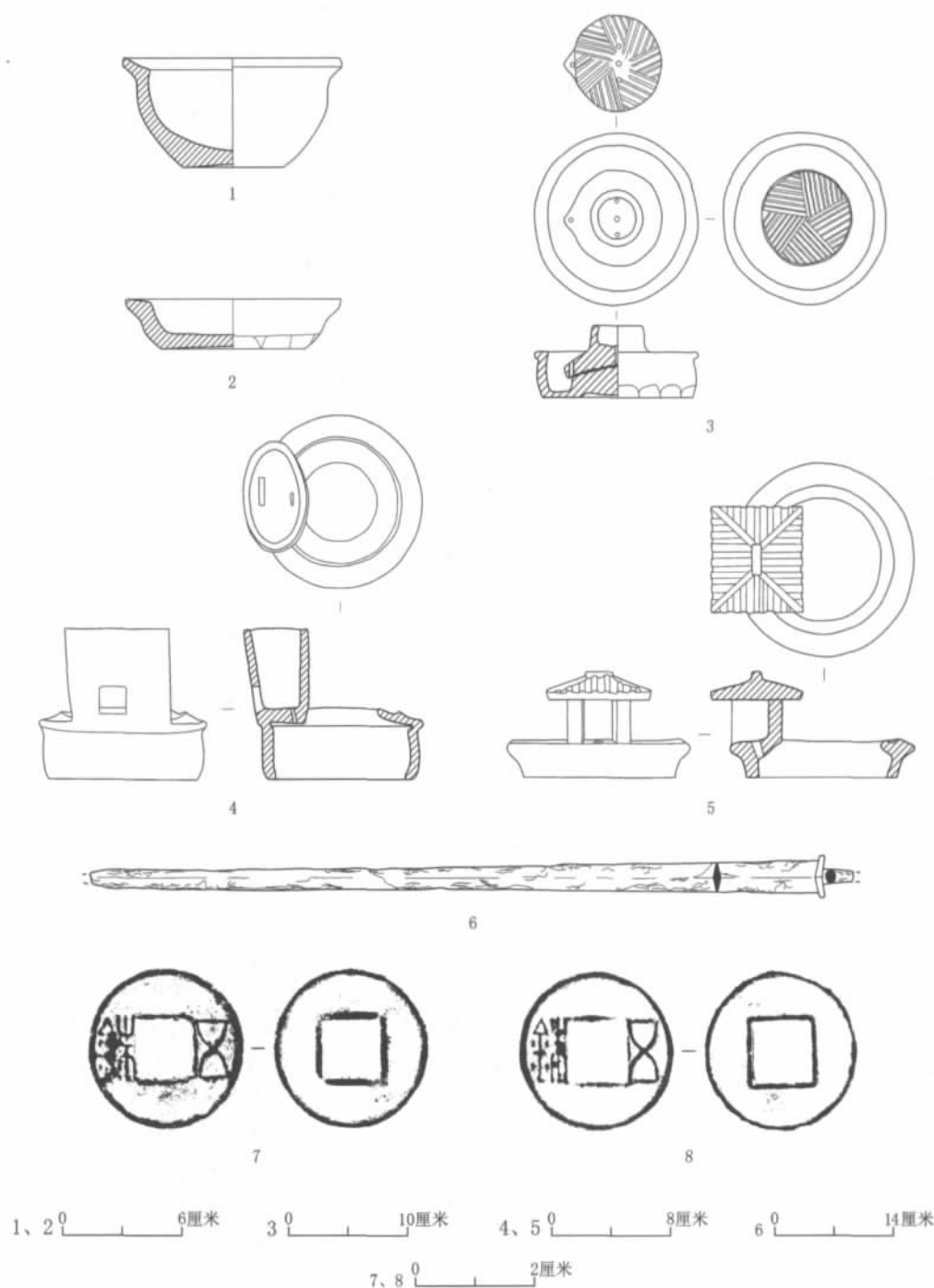
釉陶圈厕2件。M3:18,泥质红胎,圈呈圆形,敛口,圆唇,斜折沿,沿上饰有一周突棱,直腹略弧,无底,圈上设一厕所,呈椭圆形桶状,侧面开有一正方形厕门,厕底有一长圆形粪孔与圈相通。圈口径11.2、圈底径9.8、厕门边长0.9、通高10厘米(图六:4)。M3:4,泥质红胎,分上下两层,下层为圆形圈墙,勾口,圆唇,沿面有一周凹槽,直腹,无底;上层为在圈上设置的一厕所,四阿式顶盖,正面没有单独设置厕门,厕底有粪孔与圈相通。直径12.4、通高6.8厘米(图六:5)。

铁剑1件。M3:15,剑首、剑尖残,剑柄断面呈圆形,剑格菱形,剑身断面呈菱形,中间起脊。锈蚀严重。残长89.8、最宽3.6厘米(图六:6)。

铜钱1组。出土于墓葬填土中,均为五铢钱,除2枚完整外,其余残。圆形方穿,穿背面有郭,穿之左右两侧有篆文“五铢”两字。其中M3:01-1^[1],“五”字宽大,竖划缓曲,“金”头三角形,四竖点,“朱”头及下划均圆折。直径2.58、穿宽0.98厘米(图六:7)。M3:01-2,“五”字略宽,竖划甚曲,末端近乎平行,“金”头三角形,四长竖点,“朱”头方



图七// M3:2 陶磨



图六// M3 随葬器物

1. 釉陶盆(M3:16) 2. 釉陶盘(M3:1) 3. 釉陶磨(M3:2) 4,5. 釉陶圈(M3:18、M3:4)
6. 铁剑(M3:15) 7,8. 铜钱拓片(M3:01-1、M3:01-2)

折,略向外撇,下划转折处圆润。直径2.6、穿宽1厘米(图六8)。

2. M9

M9,平面近长方形,方向185°,距地表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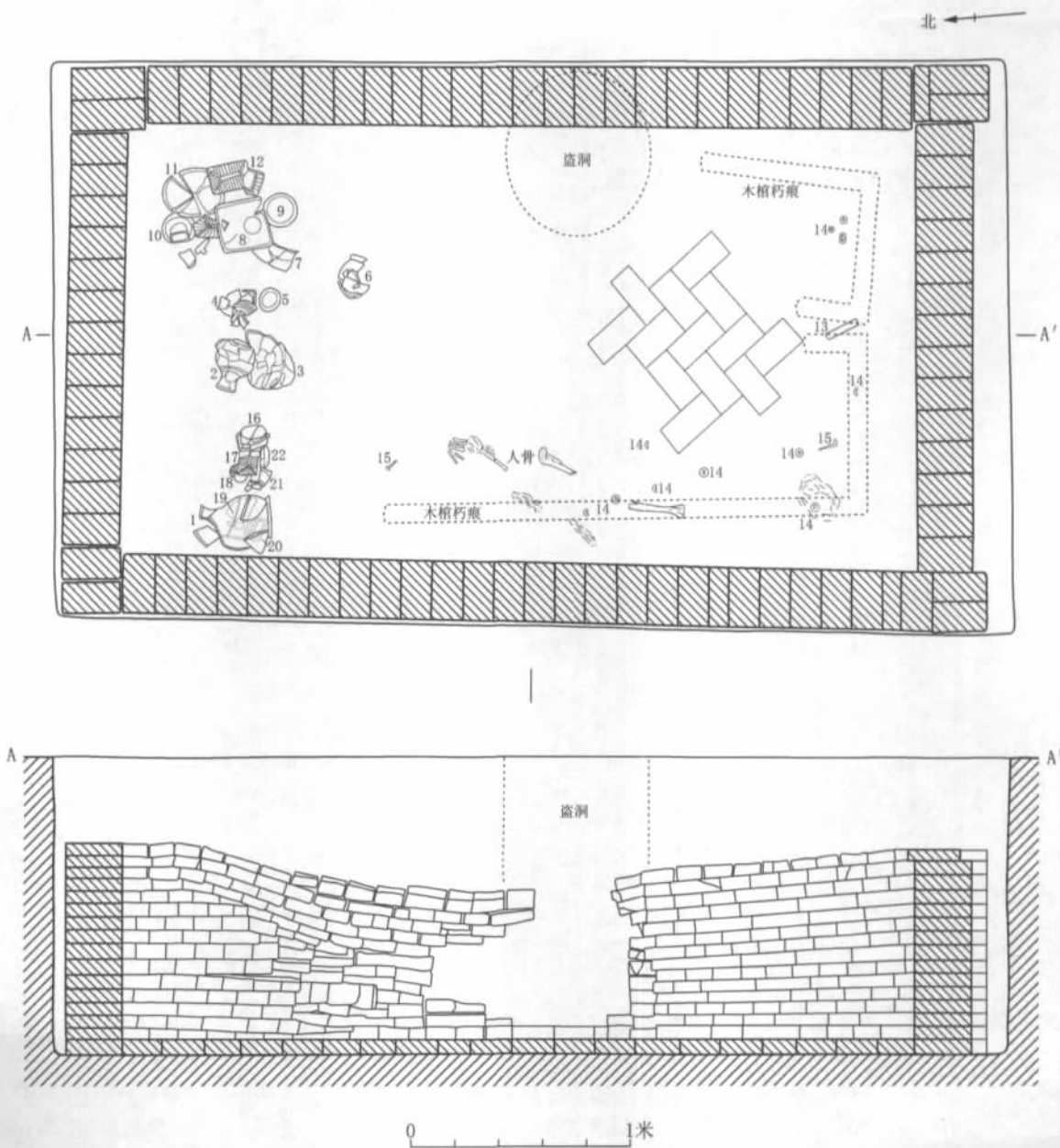
米,被盗。墓口长4.35、宽2.44~2.5、墓深1.34米(图八)。墓内填土为灰黄色,夹杂少量砂礓石块和砖块,出土云纹半瓦当1件。由于周围挤压,四壁皆不同程度向内鼓出。四壁用青灰砖纵置或横

置错缝平砌,墓底以青灰砖一顺一丁“人”字形铺就。砖室内长 3.62、宽 1.95、高 0.94 米。青灰砖长 0.31、宽 0.15、厚 0.06 米。在清理过程中,发现在墓室上部覆盖有一薄层白灰,局部还有黑色木炭痕迹,推测在砖室上部铺有木板等物。在墓底南部发现木棺朽痕两处,从棺痕分析,应该为双木棺,两棺南北放置,东西排列。东侧棺残长 0.8、宽 0.65 米,西侧棺残长 2.2、宽 0.8 米。人骨保存较

差,残存有零星肢骨,主要在墓底的西部,从肢骨的位置现状分析,墓主的头向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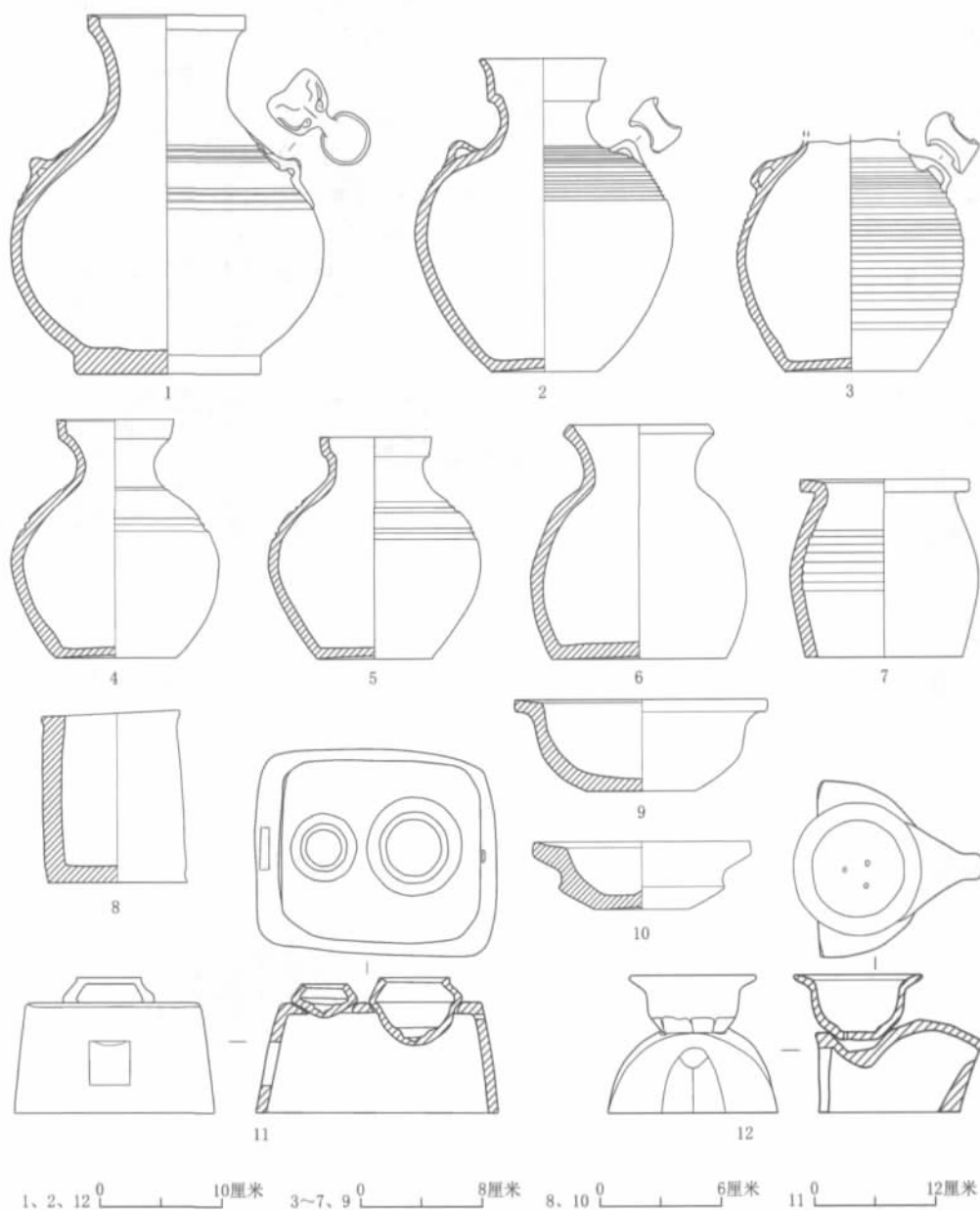
随葬品主要放置于墓底的北部,包括填土内出土的,该墓共出土器物 23 件,质地包括陶、铜、铁、石等,器类包括有壶、罐、井、盆、灶、甑、磨、仓、楼、圈厕、石砚、网坠、铜钱^[2]等。分述如下。

釉陶壶 5 件。M9:1,泥质红胎,盘口较低,方唇,平沿,束颈,溜肩,鼓腹下垂,矮假圈足,平底。



图八// M9 平面图

1、2、4、6. 釉陶壶 3. 陶壶 5. 釉陶磨 7. 釉陶井 8. 釉陶灶 9. 釉陶盆 10. 釉陶圈厕 11. 釉陶甑 12. 釉陶楼
13. 石砚 14. 铜钱 15. 棺钉 16. 陶罐 17. 陶仓 18. 陶磨 19. 陶灶 20. 陶井 21. 陶盆 22. 陶圈厕



图九// M9 随葬器物

1~5. 釉陶壶(M9:1、M9:6、M9:3、M9:4、M9:2) 6. 陶罐(M9:16) 7. 釉陶井(M9:7) 8. 陶井(M9:20)
9. 釉陶盆(M9:9) 10. 陶盆(M9:21) 11. 釉陶灶(M9:8) 12. 陶灶(M9:19)

肩部与腹部分别饰一组纹饰,每组3道凹弦纹,两组凹弦纹之间贴塑对称衔环铺首。通体施绿釉,局部脱落。口径12.8、底径15.2、高28厘米(图九:1)。M9:6,盘口,尖圆唇,束颈,肩部略平,圆鼓腹,平底内凹,肩部饰对称桥形耳,从肩部至腹部饰多道凹弦纹。通体施绿釉,釉面多脱落。口径10.2、底径8.6、高24.4厘米(图九:2)。M9:3,夹砂褐陶,颈部以上残,鼓腹,平底稍内凹,肩部饰两对称

桥形耳,从肩部到下腹部连续饰多道凹弦纹。施釉,多已不存。底径8.8、残高14.6厘米(图九:3)。M9:4,泥质红胎,盘口,方唇,平沿,束颈,溜肩,鼓腹,平底内凹,肩部饰1道凹弦纹,上腹部饰2道凹弦纹。通体施绿釉,釉面多脱落。口径7.6、底径7.8、高15厘米。罐1件(图九:4)。M9:2,泥质红胎,盘口,方唇,平沿,束颈,溜肩,圆鼓腹,平底内凹,肩部与上腹部分别饰2组纹饰,每组有

2道凹弦纹。通体施墨绿釉,下腹多脱落。口径7.4、底径7.6、高14.2厘米(图九:5)。

陶罐1件。M9:16,夹砂灰陶,侈口,斜方唇,弧肩,垂腹,平底内凹。口径9、底径11.4、高14.8厘米(图九:6)。

井2件。分釉陶和灰陶两种。M9:7,釉陶,通体施绿釉,釉面脱落严重。侈口,方唇,宽平沿向内倾斜,束颈,弧鼓腹,无底。口径11.2、底径10.4、高11.2厘米(图九:7)。M9:20,夹砂灰陶,直筒状,整体厚重,不规整。平沿,直腹,平底。口径6.8、底径6.8、高8.2~7.9厘米(图九:8)。

盆2件。分釉陶和灰陶两种。M9:9,釉陶,泥质红胎,敞口,方唇,斜沿,弧腹略浅,平底。素面,器体内外均施墨绿釉,器表釉多脱落。口径16.6、底径7、高5.8厘米(图九:9;彩版一:3)。M9:21,夹砂灰陶,敞口,方唇,斜沿,沿面稍凹,曲腹较浅,平底内凹,素面。口径10.8、底径4.6、高3.2厘米(图九:10)。

灶2件。分釉陶和灰陶两种。M9:8,釉陶,通体施绿釉,局部脱落。灶体平面呈长方形,灶面设前后两个火眼,前小后大,上分别置两圈底小陶釜。前有一长方形灶门,后有一圆形烟囱。灶体长24、宽19.6、通高12.8厘米。灶门宽3.6、高4.1厘米(图九:11)。M9:19,夹砂灰陶,灶体平面呈三角形,两翼略弧,灶面上设一火眼,但不通透,上置一甑,甑敞口,尖圆唇,弧腹,平底,底部有3个圆形算孔,正面有一拱形灶门,后留有供出烟的缝隙。灶体长13.4、宽14、通高11厘米,灶门高5.2厘米(图九:12)。

釉陶甑1件。M9:11,泥质红胎,敞口,方唇,卷沿,弧腹,小平底,底部有6个圆形小算孔。器内外均施绿釉,多脱落严重。口径17.7、底径4.4、高9.2厘米(图十:1)。

磨2件。分釉陶和灰陶两种。M9:5,釉陶,通体施黄绿釉,釉面局部脱落。由磨盘和磨扇组成,磨盘呈圆形,宽平沿,凹圈底,磨扇仅存下扇,中间隆起,上有磨齿。直径10.8、高2.8厘米(图十:2)。M9:18,夹砂灰陶,手制,不甚规整,平面做圆形,由上下两扇组成,上扇平顶,底部中间内凹,上下扇之间以磨齿咬合在一起。直径12.8、高3厘米(图十:3)。

陶仓1件。M9:17,夹砂灰陶,四阿式顶盖,仓身近圆柱状,上有一圆形小窗,方唇,平沿,直腹略弧,平底,下腹近底处有刀削形成的瓜棱状痕迹。仓盖边长11.8、底径8.6、通高8.6厘米(图十:

4)。

釉陶楼1件。M9:12,通体施绿釉,局部脱落。由带腰檐的隔板、楼墙和四阿式顶盖等三部分组成,其余部分不存。正面有一长方形门,门四周有门框。楼门顶部为刻划形成的重三角形纹饰。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窗户,上有窗棂,窗户上下各有一刻划形成的穿环纹,陶楼侧面亦有一长方形窗。长18.8、宽13.2、通高16.4厘米(图十:5;彩版一:6)。

圈厕2件。分釉陶和灰陶两种。M9:10,釉陶,通体施绿釉,釉面多脱落。分上下两层,下层为圆形圈墙,勾口,圆唇,沿面有一周凹槽,直腹无底。上层为在圈上设置的厕所,四阿式顶盖,正面有一长方形厕门,厕门左侧有一圆形小窗,厕底有粪孔与圈相通。直径15.6、通高14.6厘米,厕门宽2.2、高2.8厘米(图十:6、图十一:封二:4)。M9:22,夹砂灰陶,整体呈圆形,较厚重。圈近圆形,其侧边为一椭圆形厕所。直径12.4、高2.4厘米(图十:7)。

石砚1件。M9:13,由研和砚两部分组成,砚做长方形薄片状,中间略凹,研,上圆下方,四边有加工时留下的切割痕迹。砚长13.3、宽3.2、厚1厘米,研边长2.5、厚1.4厘米(图十:8、图十二)。

网坠1件。M9:01,泥质红陶,长柱状,两端及两面各有一对称的凹槽。长3.8、直径1.3厘米(图十:9)。

铜钱1组。均为五铢钱,除1枚完整外,其余均锈残,无法辨别。M9:14-1,圆形方穿,磨去边郭,正面有篆文“五铢”两字,“五”字竖划弧曲,“金”头三角形,四竖点,“朱”头方折,略向外撇,下划圆折。直径2.31、穿宽0.93厘米(图十: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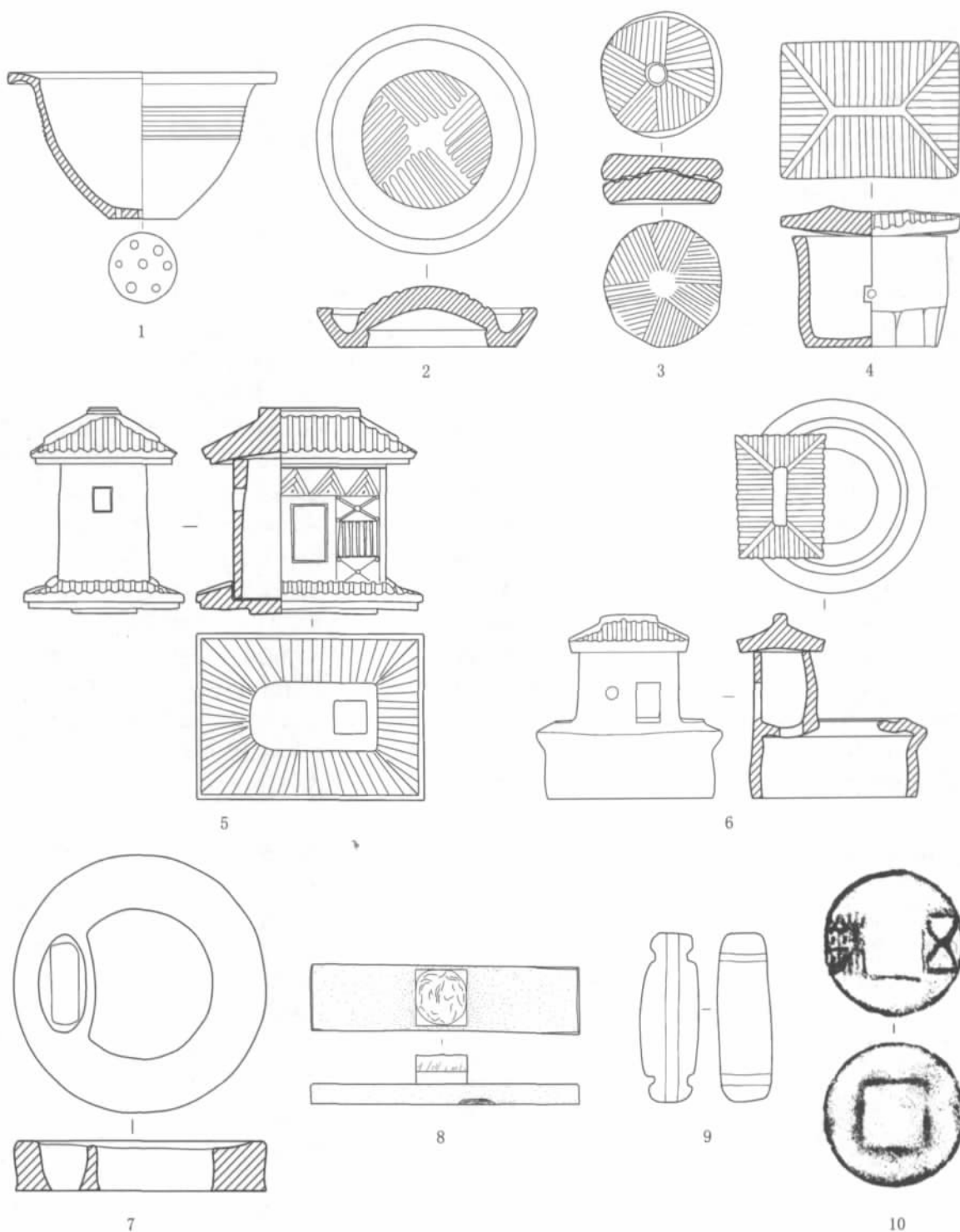
(二)砖室券顶墓

砖室券顶墓有M4、M5、M7、M8、M13、M15、M16、M17、M18、M20、M22、M23、M24、M27、M30、M31、M32、M34、M37、M38、M41等21座,另有M6、M11、M39、M42、M43、M45、M46等7座墓葬。由于后期扰乱,未发现有明显的券顶,但是发现有墓道,因此暂归到该类墓葬形制。下面以M4、M5、M20简要介绍。

1. M4

M4,平面近“甲”字形,由墓道、墓室组成,距地表2.6米,方向180°,被盗扰(图十三)。

墓道,位于墓室南面正中间,长方形斜坡状,与墓室相接处较宽,墓道口长5.1、宽0.67~2.2、底坡长5.3米。内填红褐色粘土,土质较硬,夹杂



1、3、4 0 8厘米
2、7、8 0 6厘米
5、6 0 10厘米
9 0 2厘米
10 0 2厘米

图十// M9 随葬器物

1. 釉陶甗(M9:11) 2. 釉陶磨(M9:5) 3. 陶磨(M9:18) 4. 陶仓(M9:17) 5. 釉陶楼(M9:12)
6. 釉陶圈厕(M9:10) 7. 陶圈厕(M9:22) 8. 石砚(M9:13) 9. 陶网坠((M9:01) 10. 铜钱拓片(M9:14-1)



图十一// M9: 10 圈厕背面



图十二// M9: 13 石砭

少量礞石、砖块等。

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墓口长 5、宽 3.05、高 1.8 米。盗洞位于墓室的北部,由于盗扰,券顶上部已坍塌。墓室内填土为黄灰土,土质较软,夹杂少量残骨、礞石和砖块,出有青灰板、筒瓦残片及云纹半瓦当 1 件。墓室东、北、西三壁用青灰砖顺置错缝平砌,在东、西壁上用扇形砖起券,墓底用青灰砖横置错缝平铺,南部缺失,墓室内长 4.16、宽 2.06、残高 1.5 米。墓壁砖及券顶砖内侧皆有变形云纹(图十四)。墓壁砖长 0.37、宽 0.25、厚 0.08 米,券顶砖长 0.32~0.37、宽 0.26、厚 0.09 米。由墓道入墓室处有一门,没有封堵,宽 1.2、高 0.9 米。在墓底的东部中间发现有棺木朽痕以及一些朱漆皮,可见木棺是髹漆的。未发现有人骨。

随葬品出土较少,包括填土和盗洞中发现的,共有器物 6 件,器类有壶、灶、房盖、瓦当、铜钱等,分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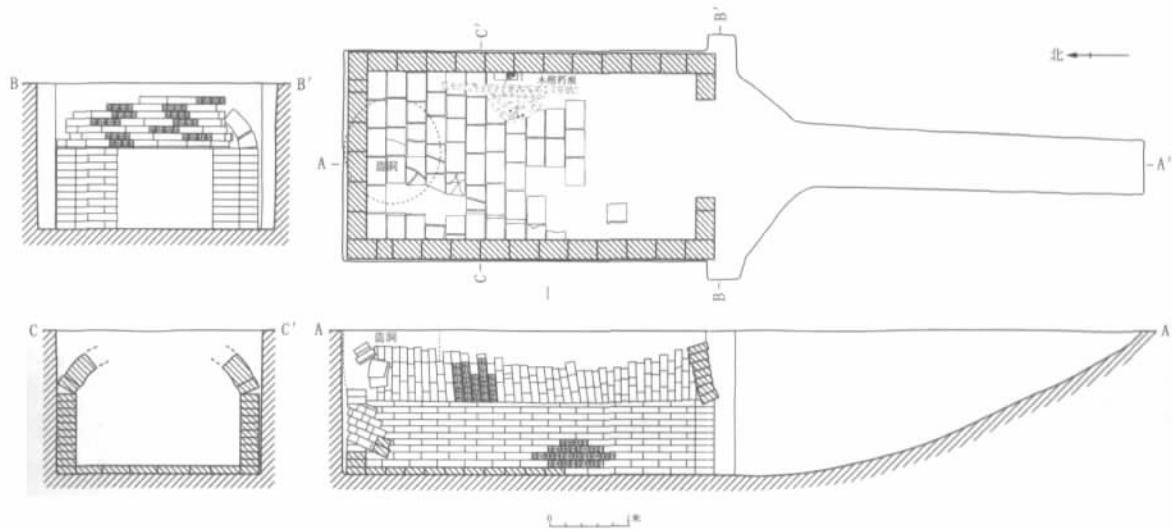
陶壶 1 件。M4: 001,夹砂灰陶,盘形口,圆唇,平沿,沿面有一道凹槽,束颈,溜肩,圆弧腹,平底内凹,腹部饰多道凹弦纹,下腹残。口径 8、底径 12、高(复原)22 厘米(图十五 1)。

釉陶灶 1 件。M4: 003,泥质红胎,灶门及底部残,灶体平面呈长方形,灶台平整,有两圆形灶眼,未见釜、甑等器。前面有长方形灶门(复原),后有圆形出烟孔。长 20、宽 18、残高 10.8 厘米(图十五 2)。

房盖 2 件。分釉陶和灰褐陶两种。M4: 1,釉陶,四阿式顶,施绿釉,局部残。长 10.1、宽 7.4、高 2.2 厘米(图十五 3)。M4: 002,夹砂灰褐陶,四阿式顶。长 10.2、宽 7.1、高 2.1 厘米(图十五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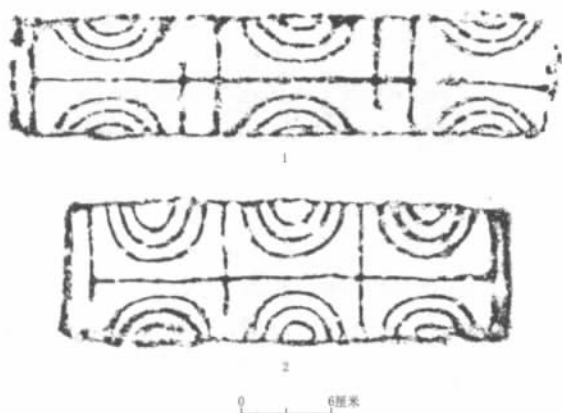
陶瓦当 1 件。M4: 01,夹砂灰陶,卷云纹半圆形瓦当。直径 17 厘米(图十五 5)。

铜钱 3 枚,均为五铢钱。其中 2 枚完整,圆形方穿,穿背面有郭,穿之左右两侧有篆文“五铢”两字。“五”字较宽,竖划缓曲,末端近乎平行,“金”头箭头形,四竖点略长,“朱”字头圆折,下部圆折或方折。M4: 2-1,磨去边郭,直径 2.38、穿宽 0.9 厘米(图十五 6)。M4: 2-2,直径 2.53、穿宽 1 厘



图十三// M4 平剖面图

1. 釉陶房盖 2. 铜钱



图十四 // M4 墓砖纹饰拓片

1. 墓壁砖纹饰 2. 券顶砖纹饰

米(图十五:7)。

2. M5

M5,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墓门、墓室组成,距地表2.63米,方向 10° ,墓葬中间被工程施工挖排水沟时所破坏(图十六)。

墓道,位于墓室北侧,长方形斜坡,东北角被M6所打破。墓道口长1、宽0.6米,底坡长1.73米。

墓门,两侧垒砌有券顶砖,东侧券顶砖较小,西侧较大。中间未用砖封堵。墓门内宽0.67、高1.27米。

墓室,平面近梯形,南宽北窄,墓口长3.55、南宽1.26、北宽1.22、深1.38米。墓室中填土黄灰土,夹杂少量砂礓石块和砖块。东、南、西墓壁用青灰砖顺置错缝平砌,朝向墓室内侧均有变形云纹,墓底用素面砖横置错缝平铺。由于工程施工,拱形券顶中部被排水沟破坏,南北共存券顶砖8排。墓室内长3.28、南宽0.89、北宽0.74、高1米,拱顶高0.44米。墓壁砖长0.36、宽0.14、厚0.08米,券顶砖长0.23~0.32、宽0.12、厚0.08米。人骨保存较差,仅存部分下肢骨。在墓底残存一段棺木及一枚长铁钉,葬具应为木棺。

随葬品主要在墓室的东北部,包括被扰乱,共有6件,器类有壶、灶、圈厕、房盖、铜钱等,分述如下。

釉陶壶2件。M5:1,泥质红胎,盘口,口外沿有一周凸棱,方唇,束颈,溜肩,圆鼓腹,平底内凹,肩部饰3道凹弦纹,腹部饰4道凸弦纹。器物内外均施以墨绿釉,釉面无光泽,腹部多脱落。口径13.4、底径11.2、高28厘米(图十七:1)。M5:2,泥质红胎,盘口,下部有一周凸棱,方唇,唇面有一道

凹槽,束颈,溜肩,鼓腹,下腹内收,平底。器表施绿釉,脱落严重。口径8、底径8、高19.2厘米(图十七:2)。

釉陶房盖1件。M5:001,泥质红胎,四阿式顶,施绿釉,大部脱落。长7.2、宽5.4、高1.8厘米(图十七:3)。

釉陶灶1件。M5:002,泥质红胎,灶体平面呈梯形,前宽后窄,灶面有两圆形灶眼呈前后布置,前小后大,未见釜、甑等器,灶面有一周凹弦纹。前面有一长方形灶门,后有一长方形出烟孔。器表施釉,已脱落不存。长15.6、宽8.4~12.6、高9.4厘米(图十七:4)。

釉陶圈厕1件。M5:3,泥质红胎,分上下两层,下层为圆形圈墙,圆唇,平沿,沿面有两道凹弦纹,直腹无底,圈上设一厕所,四阿式盖,正面有一长方形厕门,厕内底部有一长方形粪孔与圈相通。器表施绿釉,多已脱落。直径10.4、通高12.2厘米(图十七:5)。

铜钱3枚,均为五铢钱,除1枚完整外,其余残。M5:4-1,圆形方穿,穿背面有郭,穿之左右两侧有篆文“五铢”两字,字体瘦长,“五”字竖划缓曲,“金”头三角形,四长竖点,“朱”头方折,下部转折处圆润。直径2.55、穿宽1厘米(图十七:6)。

3. M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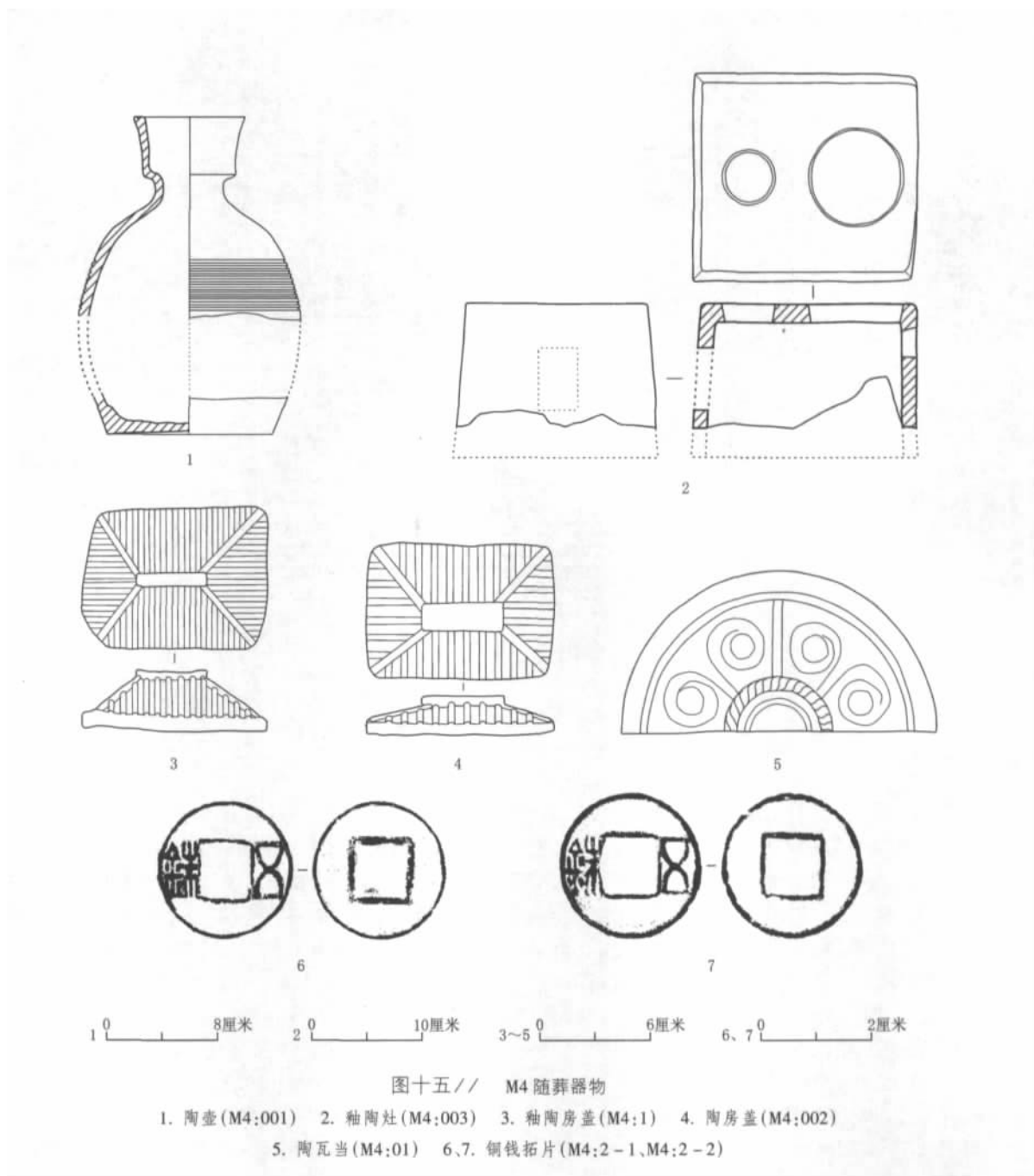
M20,平面近“甲”字形,由墓道、墓门、墓室组成,距地表2.6米,方向为正北,被扰乱(图十八)。

墓道,平面近梯形,南宽北窄,方向正北。壁面较直,墓道口长3.24、北宽0.95、南宽1.1、底坡长3.6米。

墓门,已坍塌,可以看出是用青砖和红砖横置错缝平砌而成,内宽约1.1、残高1米。

墓室,平面呈“亚”字形,墓室的四角各往外突出,墓口长4.05、南边和北边均宽2.34、中间宽2.19、深1.55米。墓室东、南、西壁用素面红砖或青砖顺置错缝平砌,墓底以素面方形砖横置平铺而成,拱形券顶上部已坍塌,仅东、西壁上残存有底层券顶砖。墓壁砖和墓底砖的规格相当,一般为长0.29、宽0.25、厚0.09米,券顶砖长0.43、宽0.3、厚0.1米。墓主人骨保存一般,有头骨、脊椎骨以及部分肢骨,主要集中在墓底的南部,从人骨的位置现状分析,墓主应是头南脚北放置。发现有铁棺钉,葬具应为木棺。

随葬品分置于墓底南部和北部,包括盗洞内发现的,共有器物7件,器类有仓、磨、井、圈厕、铜镜、铜钱等,分述如下。



釉陶仓 1 件。M20: 4, 夹砂红胎, 四阿式顶盖, 仓身圆唇, 斜直腹外张呈圆柱状, 上有一圆形小窗。仓盖边长 13、通高 12.8 厘米 (图十九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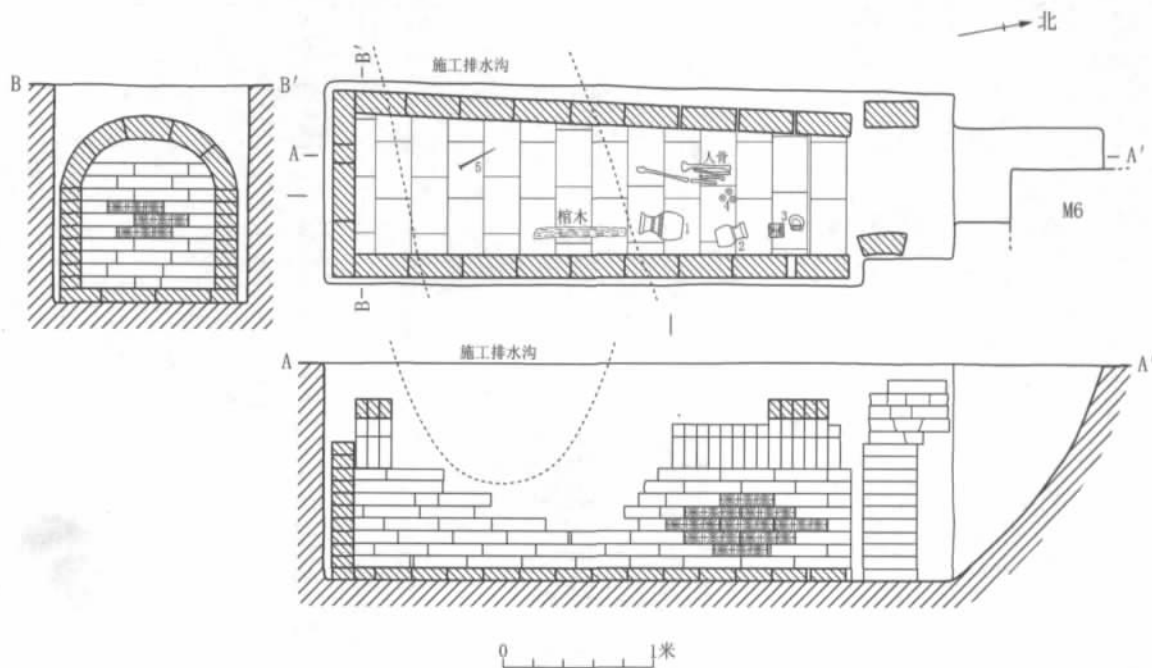
陶磨 1 件。M20: 5, 夹砂灰陶, 平面呈圆形, 由上下两扇组成, 上扇底部内凹, 上下两扇之间以磨齿咬合在一起。直径 9、高 3.5 厘米 (图十九 2)。

釉陶井 1 件。M20: 001, 泥质红胎, 圆形, 侈口, 圆唇, 平沿, 斜腹外张, 无底。器物内外均施以墨绿釉, 局部稍脱落。口径 7.2、底径 10.4、高 8 厘米 (图十九 3)。

釉陶圈厕 1 件。M20: 6, 夹砂红胎, 平面呈圆

形, 口部一侧内卷做扇形, 似厕门。方唇, 直腹, 平底略内凹。圈底有一矮墙, 内有一猪。除底部外, 通体施墨绿釉。口径 10.4、底径 10、高 4.4 厘米 (图十九 4)。

铜镜 2 件。M20: 1, 四乳四螭纹镜。形体较小, 宽素缘, 环形钮, 圆钮座。钮座外饰一周栉齿纹带, 纹带外为一周四乳四螭相间组成的主体图案, 向外近镜缘处又饰一周栉齿纹带。直径 8.1、边缘厚 0.4、钮高 0.6 厘米 (图十九 5)。M20: 2, 规矩八螭镜。半球形钮, 圆钮座, 钮座外重方框, 框外为八乳八螭组成的主体图案。主体图案外有一周铭文,



图十六// M5 平剖面图

1、2. 釉陶壶 3. 釉陶圆圈 4. 铜钱 5. 棺钉

“尚方作镜真大巧，口口口人不知老，渴口”。近外缘为一周栉齿纹。宽缘，上饰两周锯齿纹，两周锯齿纹之间有一周双线波折纹。直径 14.8、厚 0.45、钮高 0.6 厘米（图十九 6）。

铜钱 3 枚，均为五铢钱。圆形方穿，均有外郭，穿背面亦有郭，穿之左右两侧有篆文“五铢”两字，“五”字宽大，竖划缓曲，“金”头三角形，四竖点略长，“朱”头及下划均圆折。M20: 3-1，直径 2.58、穿宽 0.93 厘米（图十九 7）。M20: 3-2，直径 2.58、穿宽 0.96 厘米（图十九 8）。

（三）砖石混合结构墓

砖石混合结构墓有 M10、M12、M14、M19、M21、M26、M29、M40 等 8 座。其中前 4 座墓葬结构较简单，仅是用一两块石板或石块作为墓葬的封门，且是单墓室。后 4 座墓葬比较复杂，均为前后室结构，前室以石板 and 长条石构筑，局部还雕刻有窗棂和石羊形状，后室为券顶砖室，个别墓葬后室有 2 座券顶砖室，应为夫妻合葬墓。下面以 M21、M26 简要介绍。

1. M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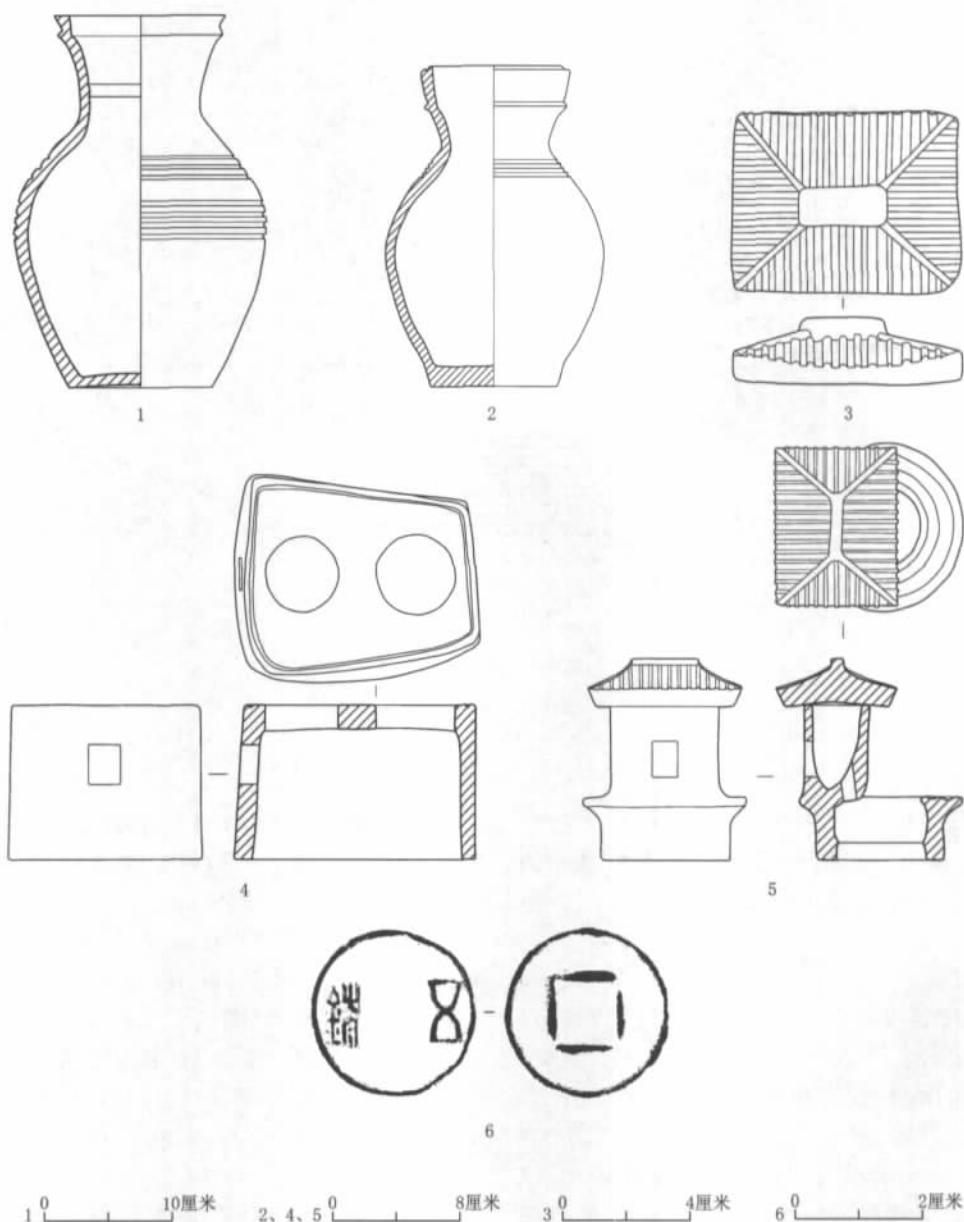
M21，平面近长方形，由双斜坡墓道、双墓门、前室、后室组成，墓口距地表 2.6、总长 7.8、宽 3.2 米，方向 7°，被扰乱（图二十 封二 2）。

墓道，双斜坡墓道，位于前室北侧，平面各为长方形，朝向北方，壁面较直。东墓道口长 2.16、宽 0.7~0.92、底坡长 2.87 米，西墓道口长 1.94、宽 0.7、底坡长 2.24 米。双墓道内均填红褐色粘土，夹杂少量砂礞石块，土质较硬。

墓门，双墓门，均用石板封门。东侧封门石竖置紧靠上部长条石，封石宽 0.9、高 1.22、厚 0.2 米。西侧封门石直接压于上部长条石下，长 1、高 1.1、厚 0.22 米。两块封门石朝向前室的一面打制较规整，墓道内的一面较粗糙。

墓室分前、后两室：前室上部盖有大石板，清理时已坍塌。底四边均以长条石做基石，东西两壁用青灰砖顺置错缝垒砌，内侧饰有变形云纹，南北两壁以石板砌筑，上面横置两块长条石以承石盖板，墓底用青灰砖顺置错缝平铺。前后室之间以石板 and 条石相隔，留有东、西两门道，东门道较西门道宽。东门道两侧立石下部各浮雕有一跪状石羊，两石羊翘首相望，栩栩如生。两门道之间的石板透雕有一窗棂，窗宽 0.52、高 0.35 米。东门道宽 0.66、高 1.1 米，西门道宽 0.24~0.32、高 1.1 米。

后室底面高于前室 0.1 米，由东、西两个券顶砖室组成，券顶上部已坍塌。东墓室内长 2.91、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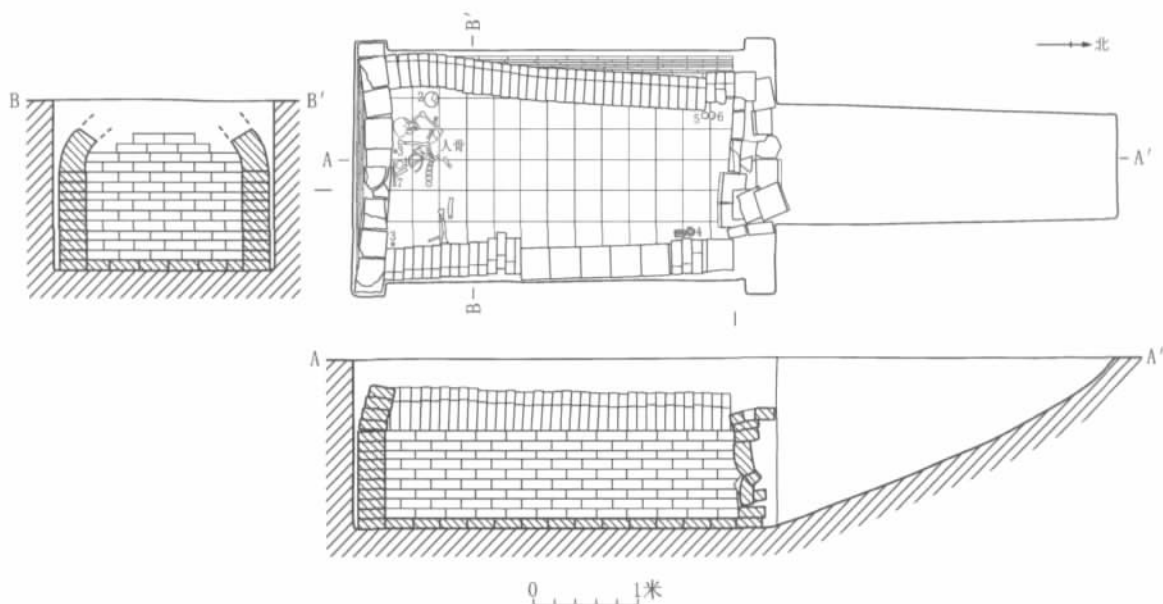
图十七// M5随葬器物

1、2. 釉陶壶(M5:1、M5:2) 3. 釉陶房壶(M5:001) 4. 釉陶灶(M5:002) 5. 釉陶圈炉(M5:3) 6. 铜钱拓片(M5:4-1)

1、4. 残高 1.5 米,西墓室内长 3.2、宽 0.86、残高 0.8 米。两墓室的东、南、西壁均用青灰砖顺置错缝平砌,墓砖向内一侧饰变形云纹(图二十一)。东墓室砖长 0.36、宽 0.22、厚 0.08 米,西墓室砖长 0.32、宽 0.13、厚 0.07 米。东墓室和西墓室均发现有零星人骨,人骨保存较差,从东墓室发现的盆骨分析,东墓室墓主为男性。在前室西部及西侧后室北部发现较大面积的漆皮,应该为木棺腐朽残留,木棺是髹漆的。

随葬品主要放置于前室和两墓室的北部,共有随葬器物 28 件,质地包括有陶、铜、石、漆等,器类有壶、罐、耳杯、甑、釜、勺、盆、井、磨、灶、圈厕、石猪、铜弩机、铜饰、铜扣、铜钱等,分述如下。

釉陶壶 2 件,形制基本一致,均为盘口,盘口下部有一周凸棱,圆唇,束颈,溜肩,弧鼓腹,平底内凹,肩部均饰多道凹弦纹,通体饰墨绿釉,釉多有脱落。M21:6,口径 10.2、底径 9.4、高 19.4 厘米(图二十二:2)。M21:19,口径 12、底径 10、高



图十八 // M20 平剖面图

1. 2. 铜镜 3. 铜钱 4. 釉陶仓 5. 陶磨 6. 釉陶圈厕 7. 棺钉

25 厘米 (图二十二 :1)。

陶壶 2 件,形制大小基本一致,均为夹砂灰陶,盘口,圆唇,束颈,溜肩,圆鼓腹,平底或稍内凹,盘口下部及肩部分别饰 1 道和 3 道凹弦纹。M21: 13,口径 12.4、底径 7.4、高 21.8 厘米 (图二十二 :3)。

M21: 12,下腹部有切削形成的瓜棱状痕迹。口径 16.4、底径 7.2、高 21.2 厘米 (图二十二 :4)。

罐 3 件。均残,仅存罐底,未能复原。M21: 7,泥质灰陶,斜直腹,平底内凹,底径 7.4、残高 2.6 厘米。M21: 11,夹砂褐陶,斜腹略弧,平底内凹,底径 15.2、残高 2 厘米。M21: 20,夹砂褐陶,斜腹略弧,平底内凹,底径 10.2、残高 3 厘米。

陶耳杯 2 件。M21: 8,夹砂灰陶,杯身平面呈椭圆形,两侧各有一新月状耳,器身较深,器壁弧收。长径 13、短径 7、高 3.8 厘米 (图二十二 :6)。M21: 9,泥质灰陶,形制同上,长径 12.4、短径 6、高 4 厘米 (图二十二 :5)。

甑 2 件。分釉陶甑和陶甑两种。M21: 24,釉陶,泥质红胎,敞口,圆唇,斜沿,弧腹,平底,底部有 3 个圆形算孔,腹部饰 4 道凹弦纹。通体施绿釉。口径 13.8、底径 2.8、高 6.6 厘米 (图二十二 :7)。M21: 3,夹砂灰陶,敞口,尖圆唇,斜沿,斜腹略弧,平底,底部有 3 个近圆形的小算孔,腹部有一周凹槽。素面。口径 1.2、底径 3.2、高 4 厘米 (图二

十二 :11)。

釉陶釜 1 件。M21: 17,泥质红胎,形体较小,敞口,圆唇,折腹,平底内凹。通体施墨绿釉。口径 6.2、底径 3、高 4.2 厘米 (图二十二 :8)。

陶勺 1 件。M21: 10,夹砂灰陶,勺斗近圆形,略深,尖圆唇,弧腹,圈底,勺柄较直,残。口径 7.6、残高 4.4 厘米 (图二十二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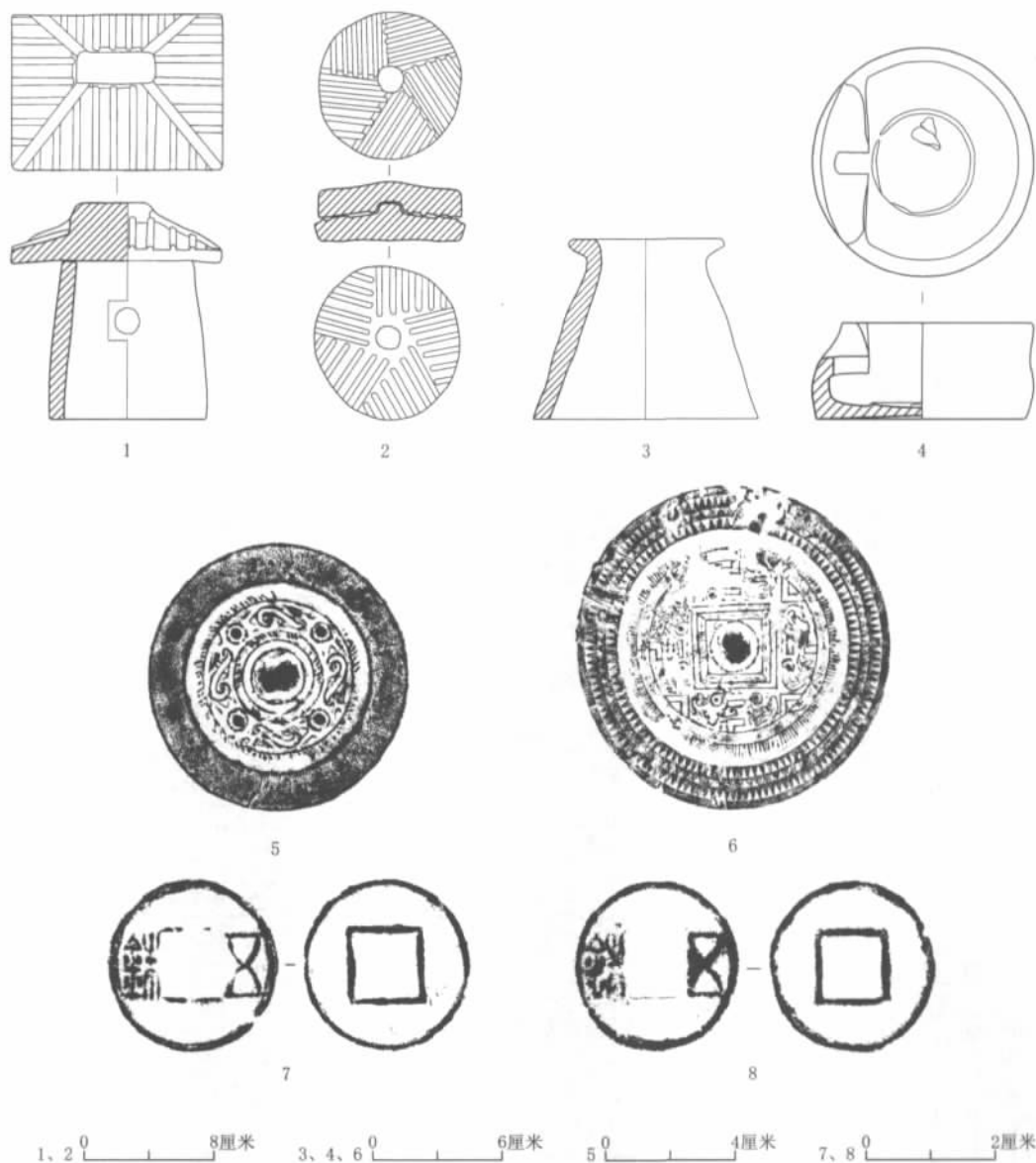
釉陶盆 1 件。M21: 16,泥质红胎,圆唇,宽平沿,弧腹稍内曲,平底,器物内外均施墨绿釉,器表的釉多已脱落。口径 11.2、底径 6、高 4.4 厘米 (图二十二 :10)。

陶井 1 件。M21: 2,夹砂灰陶,呈上小下大的圆筒状,圆唇,沿下有一周凹弦纹,斜直腹,无底。口径 6.4、底径 8、高 6.8 厘米 (图二十二 :12)。

陶磨 1 件。M21: 28,夹砂灰陶,平面呈圆形,由上下两扇组成,上扇顶部有放置谷物的漏斗,斗中间有一隔梁,两侧有孔。上扇底部中间内凹,与下扇相扣合,外缘以磨齿咬合在一起。直径 9.6、高 2.8 厘米 (图二十三 :1)。

釉陶房盖 1 件。M21: 18,泥质红胎,四阿式顶,施绿釉,局部脱落。长 16、宽 10.4、高 2.8 厘米 (图二十三 :2)。

灶 2 件。分釉陶和灰陶两种。M21: 5,釉陶,泥质红胎,灶体平面呈长方形,灶面两火眼前后布置,前小后大,两火眼上各置一小陶釜,灶面四周



图十九// M20 随葬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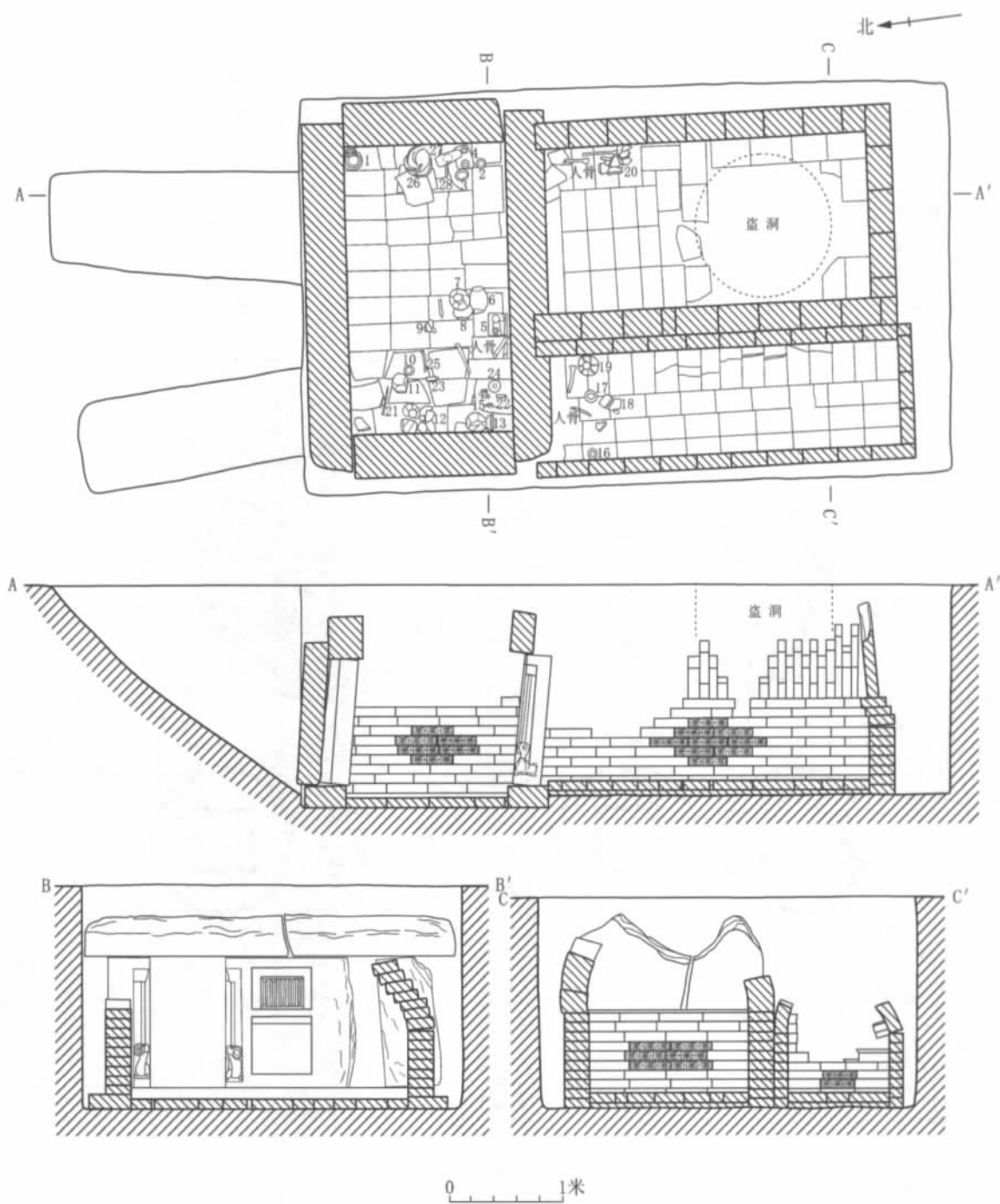
1. 釉陶仓(M20:4) 2. 陶磨(M20:5) 3. 釉陶井(M20:001) 4. 釉陶圈厕(M20:6)
5、6. 铜镜拓片(M20:1、M20:2) 7、8. 铜钱拓片(M20:3-1、M20:3-2)

饰一周凹弦纹。灶门呈长方形,后有圆形烟囱。通体施绿釉,下部多脱落。灶长 20.2、宽 15.4、高 13.6 厘米。灶门宽 3.8、高 3.4 厘米(图二十三 4;彩版一 5)。M21:4,泥质灰陶,灶体平面呈梯形,前大后小。灶面设有前后 2 个火眼,两火眼上各置一浅腹平底的小陶釜。前有一长方形灶门,后有一圆形小出烟孔,灶门四周各有 1 道刻划纹,两侧各有一刻划形成的树状纹饰。灶长 19、宽 8~13.4、高 8.4 厘米,灶门宽 1.8、高 2.6 厘米(图二十三:

3,封二 3)。

陶圈厕 1 件。M21:1,夹砂灰陶,分上下两层,下层为圆形圈墙,圆唇,口沿外有一周凸棱,直腹略弧。上层为在圈上设的一厕所,四阿式顶盖,有一长方形厕门,厕门四周有刻划的门框,两侧还有 2 道刻划纹。直径 16、通高 13.4 厘米,厕门宽 2、高 2.6 厘米(图二十三 5)。

石猪 2 件。石质为砂岩,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均做伏卧状,线条简洁,仅刻划出脸、尾巴等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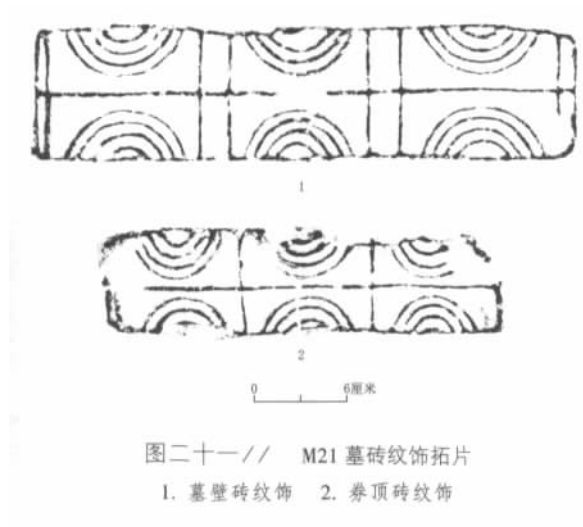


图二十// M21 平剖面图

1. 陶圈厕 2. 陶井 3. 陶甗 4. 陶灶 5. 釉陶灶 6、19. 釉陶壶 7、11、20. 陶罐 8、9. 陶耳杯 10. 陶勺
12、13. 陶壶 14. 铜钱 15. 铜弩机 16. 釉陶盆 17. 釉陶釜 18. 釉陶仓 19. 釉陶壶 21. 棺钉
22、23. 石猪 24. 釉陶甗 25. 铜饰 26. 铜扣 27. 漆器 28. 陶磨

特征,但形象鲜明。M21:22,长10.1、高2.8厘米(图二十二:14)。M21:23,长10.1、高2.9厘米(图二十二:13)。

铜弩机1件。M21:15,模型器,由郭、键、望山、悬刀等组成,郭长4.1、宽0.9~1.3、高1.2厘米,悬刀残长1厘米(图二十三:6)。



图二十一// M21墓砖纹拓片

1. 墓壁砖纹饰 2. 券顶砖纹饰

铜扣2件。M21:25,应为漆器上的扣件,长条形,残长11、宽0.8、厚0.05厘米。M21:26,出土时扣在漆器上,漆器已朽,残长5、宽0.8、厚0.05厘米。

铜饰件2件。均为漆器上的饰件,漆器已朽。M21:27~1,呈曲尺状,残长1.8、宽0.5厘米。M21:27~2,呈花瓣状,残长4.5厘米。

铜钱10枚,均为五铢钱,圆形方穿,穿背面有郭或无郭,穿之左右两侧有篆文“五铢”两字,“五”字竖划缓曲,“金”头三角形,四长竖点,“朱”头方折或圆折,下划转折圆润。M21:14-1,直径2.51、穿宽1.03厘米(图二十三:7)。M21:14-2,直径2.58、穿宽0.98厘米(图二十三:8)。

2. M26

M26,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墓门、前室、后室组成,总长6.9、宽约1.7米,距地表2.61米,方向正北,被盗扰(图二十四)。

墓道,位于前室北端,平面呈长方形,壁面较直。墓道口长2、宽0.7、底坡长2.35米。内填红褐色粘土,夹杂少量砂礓石块,土质较硬、粘。

墓门,门宽约0.68、现高约0.96米,有两道封门,里侧封门用一整块薄石板封堵,石板残高0.93、宽1、厚0.05米,外侧再用青灰砖横置对缝垒砌封堵,中缝较大用砖堵塞,有一部分砖露在外头。

墓室,分前、后室。前室上方原盖有石板,工程施工时被破坏掉。前室内长1.55、宽1.11米,东、西两壁用青灰砖顺置错缝平砌,南北两壁以石板及条石砌筑,墓底用券顶砖铺就,长0.28~0.33、宽0.19、厚0.09米。前后室之间以石板及条石相隔,西侧留有一道门,东侧石板右下部浮雕有一石

羊,作翘首状。石板左上方透雕一窗棂,工程施工时破坏一小部分,窗宽0.38、高0.34米。门道宽0.45、高0.95米。

后室平面近长方形,有券顶,已坍塌,北部有盗洞。后室东、南、西壁皆用青灰砖顺置垒砌,向内一侧皆饰变形云纹。墓底南部用青灰砖顺置铺就,北部横置铺就。券顶砖长0.26~0.3、宽0.2、厚0.09米,壁砖长0.38、宽0.20、厚0.09米。人骨保存较差,残存有部分头骨和肢骨,散乱于后室南部。

随葬品均出于前室,共有12件,器类有壶、耳杯、勺、案、釜、磨、井、灶、圈厕、铜钱等,分述如下。

陶壶2件。M26:9,夹砂灰陶,盘口,束颈,溜肩,鼓腹,平底内凹,盘口沿外饰有1周凹弦纹,肩部饰有3周凹弦纹,下腹部有刀削痕。口径13.2、底径8.4、高21.4厘米(图二十五:1)。M26:12,夹砂灰陶,形制同上。盘口,口径13.6、底径7.6、高20.4厘米(图二十五:2,彩版一:2)。

陶耳杯1件。M26:1,泥质灰陶,敞口,杯身平面呈椭圆形,两侧附有新月状耳,杯壁略弧较深。素面。长径16、短径8.6、高4.8厘米(图二十五:3)。

陶勺1件。M26:2,夹砂灰陶,勺斗近圆形,尖圆唇,弧腹较深,圜底,勺柄残,略直。长径7.2、短径6.3、残高5.1厘米(图二十五: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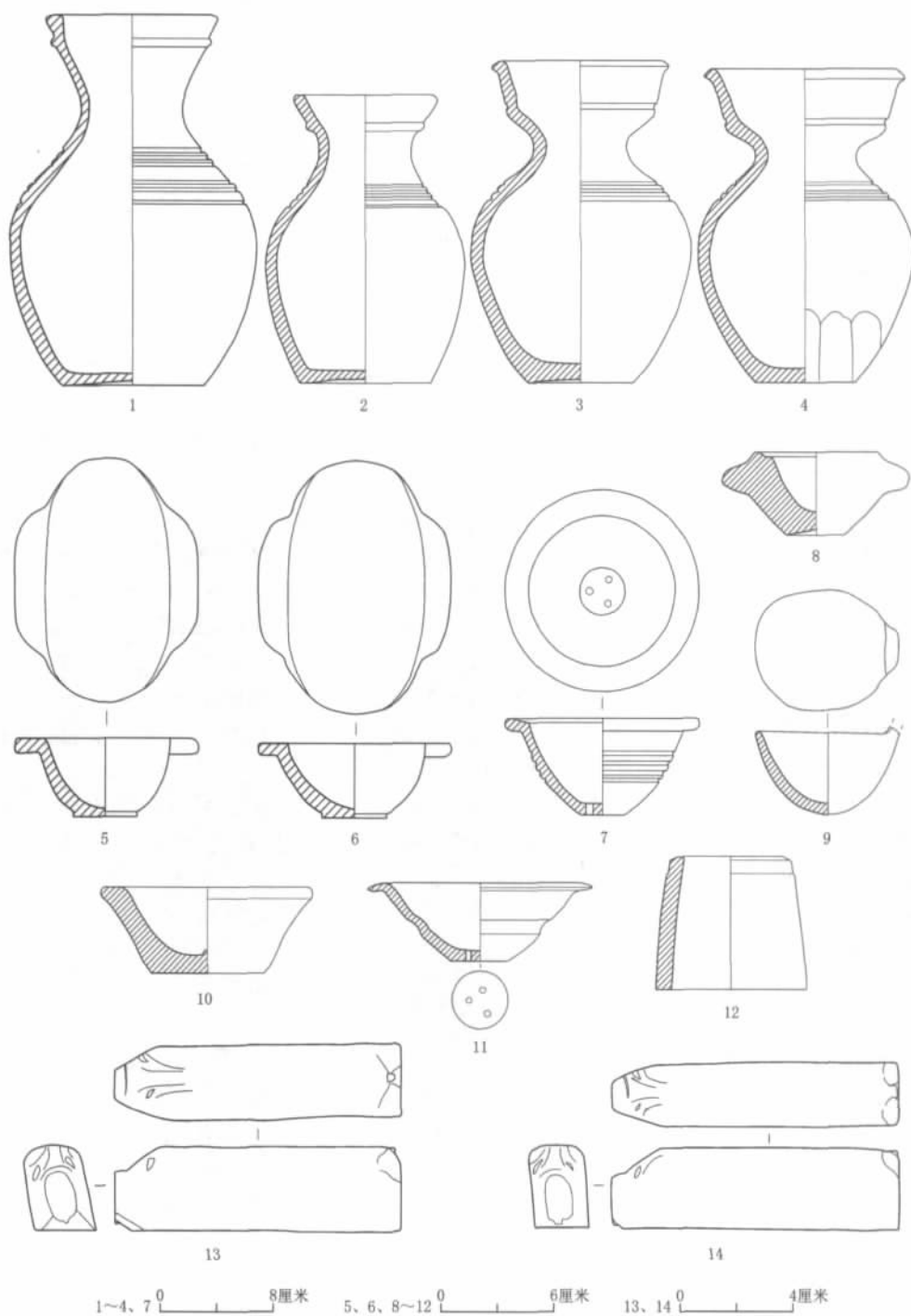
陶案1件。M26:8,泥质灰陶,敞口,方唇,平沿,浅腹,平底,器内底饰有3道细凹弦纹,腹部饰1道弦纹。口径34.8、底径34.4、高2厘米(图二十五:5)。

陶釜2件。均为夹砂灰陶,形体较小。M26:5,侈口微敛,尖圆唇,折腹,小平底,素面。口径3.6、底径2、高2.1厘米(图二十五:7)。M26:6,圆唇,折腹,平底内凹,下腹部有刀削痕迹,素面。口径3.4、底径2.9、高1.8厘米(图二十五:6)。

陶磨1件。M26:7,夹砂灰陶,平面呈圆形,由上下两扇组成,上扇顶部有放置谷物的漏斗,斗中间有一隔梁,两侧各有一圆孔,上下扇以磨齿咬合在一起。直径9.6、高3厘米(图二十五:8)。

陶井1件。M26:4,泥质灰陶,呈上小下大的圆柱状,圆唇,斜直腹略弧,无底,沿下饰有一周凹弦纹。口径5.8、底径8.6、高7厘米(图二十五:9)。

陶灶1件。M26:10,泥质褐陶,灶体平面呈马蹄形,前方后圆,灶面设有前后两火眼,前面有一长方形灶门,后有一圆形烟囱,灶门两侧有刻划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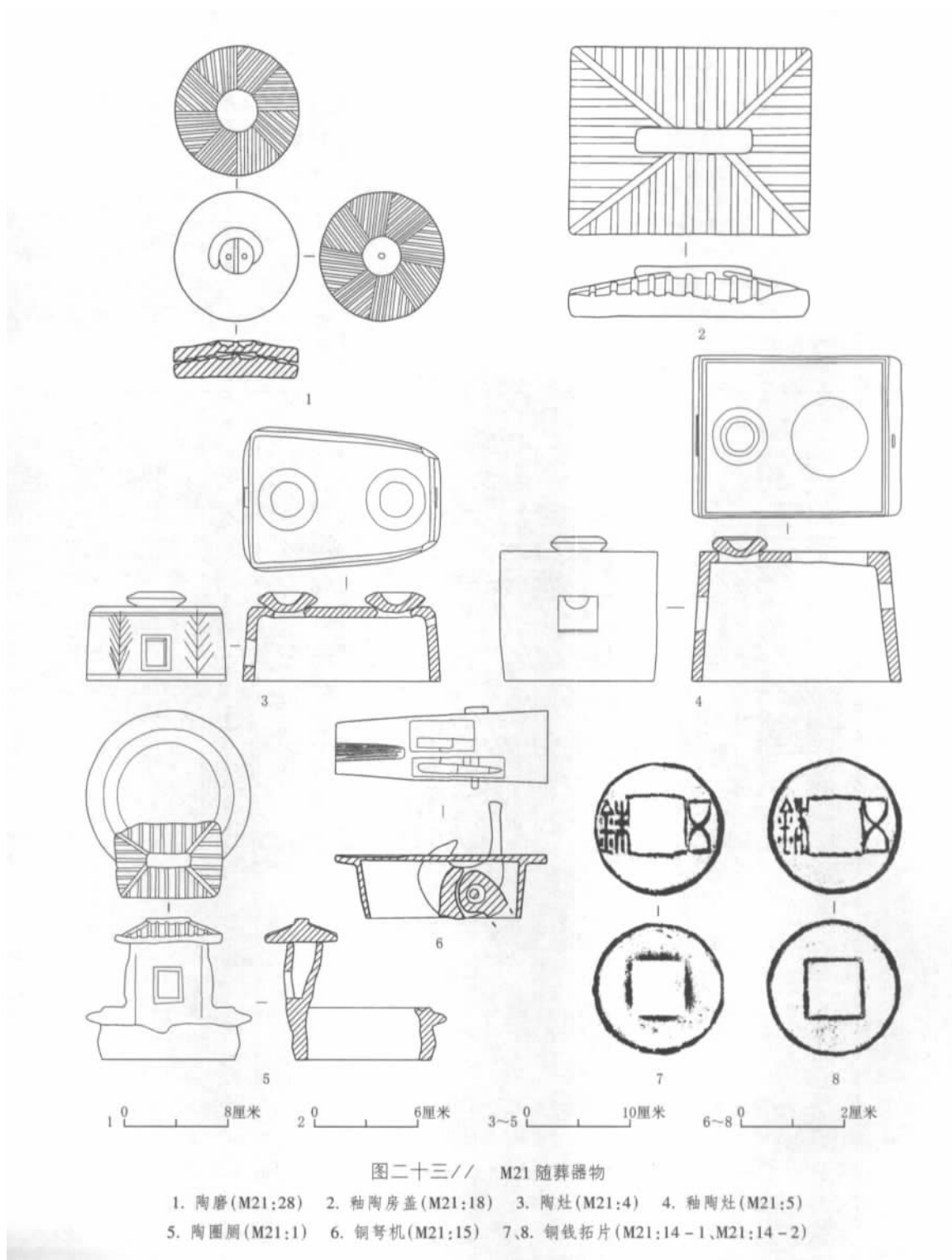


图二十二// M21 随葬器物

1、2. 釉陶壶(M21:19、M21:6) 3、4. 陶壶(M21:13、M21:12) 5、6. 耳杯(M21:9、M21:8) 7. 釉陶甗(M21:24)
8. 釉陶釜(M21:17) 9. 陶勺(M21:10) 10. 釉陶盆(M21:16) 11. 陶甗(M21:3) 12. 陶井(M21:2) 13、14. 石猪(M21:23、M21:22)

成的树状纹饰。灶体长 20.6、宽 15、高 8 厘米,灶 下层为圆形圈墙,敛口,圆唇,沿面内凹,沿下有一
门宽 2.4、高 3.2 厘米(图二十五:10)。 周凸棱,斜直腹,无底;上层为在圈上设的一厕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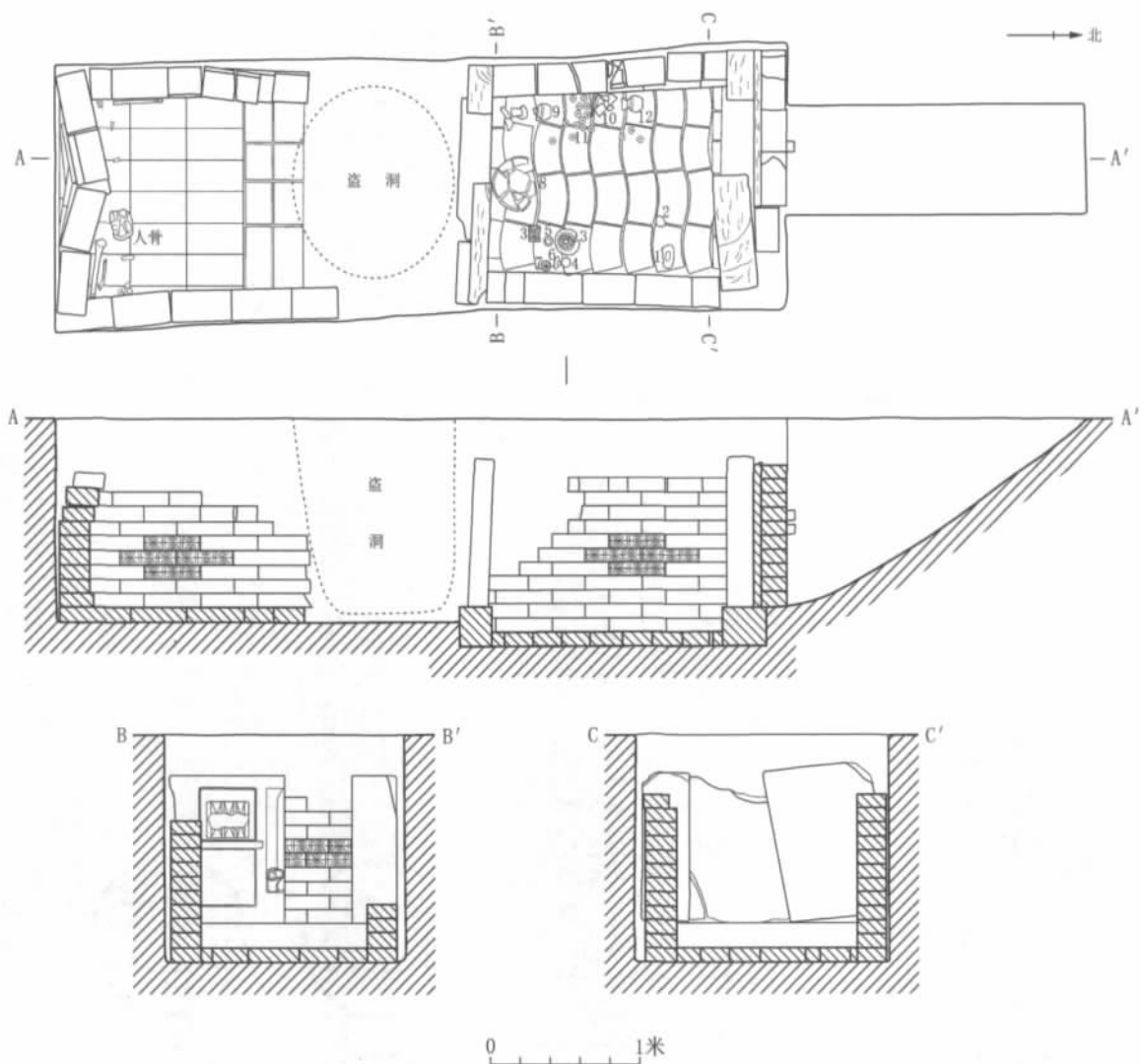
陶圈厕 1 件。M26:3 泥质褐陶,分上下两层, 上有四阿式顶盖,侧面有一长方形厕门,厕门四周



有一周刻划纹,外侧还有刻划纹饰,不见粪孔。圈口径 15.2、圈底径 10.2、通高 13.4 厘米(图二十五:1)。

铜钱 26 枚,包括有五铢钱和货泉两种,五铢钱 23 枚,其中完整的有 14 枚。圆形方穿,穿背面有郭或无郭,穿之左右两侧有篆文“五铢”两字。

M26: 11-1,“五”字较宽,竖划缓曲,“金”头三角形,四竖点,“朱”头方折,下划圆折。直径 2.5、穿宽 0.98 厘米(图二十六:1)。M26: 11-2,磨去边郭,穿背面亦无郭,“五”字竖划甚曲,上下两部似两对称的炮弹,“金”头三角形,“朱”头及下划均方折。直径 2.38、穿宽 1.02 厘米(图二十六:2)。



图二十四 // M26 平剖面图

1. 陶耳杯 2. 陶勺 3. 陶圈厕 4. 陶井 5,6. 陶釜 7. 陶磨 8. 陶盘 9,12. 陶壶 10. 陶灶 11. 铜钱

三 隍壕

在墓葬的周围发现有大型的隍壕,将整个墓地环绕其中。隍壕同样开口于③层灰褐土下,壕内为青灰淤土,较纯净,出土有少量绳纹陶片、瓦片。在墓地的东南处有片较纯净的黄褐土将青灰淤土隔断,应该是墓地的出入口所在,出入口外宽内窄,外宽约 13、内宽约 8 米。从已揭露的隍壕及施工断面显示的青灰淤土堆积层推定,墓地隍壕大致为圆角方形,隍壕宽约 20、周长约 330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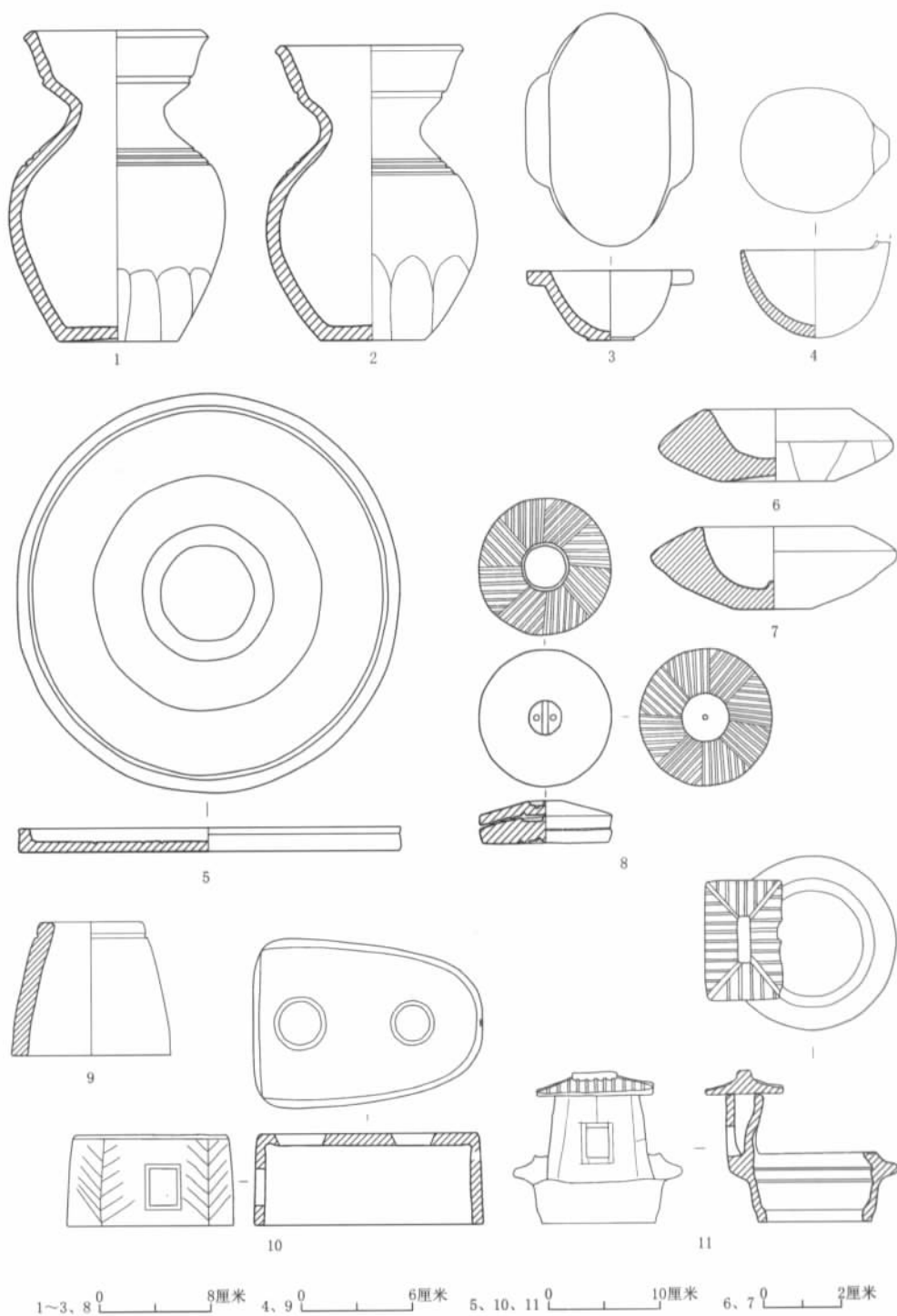
四 结语

虽然山头汉墓多数在早期被盜扰,但是幸存的随葬器物仍然给墓葬的年代判断提供了可资对比的重要线索。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分析,M3

和 M9 两者同为土坑砖室墓,M3 中的釉陶壶 M3: 8 和 M3: 13、陶罐 M3: 9、釉陶灶 M3: 6 和 M3: 10、釉陶井 M3: 11、釉陶甑 M3: 17、釉陶圈厕 M3: 18 分别与 M9 中的釉陶壶 M9: 6 和 M9: 3、陶罐 M9: 16、釉陶灶 M9: 19 和 M9: 8、釉陶井 M9: 7、釉陶甑 M9: 11、釉陶圈厕 M9: 10 相同或相近,因此两座墓的年代相同。

M21 和 M26 同为砖石混合结构墓,墓葬形制基本相同,两墓中出土的陶壶、陶耳杯、陶勺、陶磨、陶灶、釉陶圈厕几乎一模一样,因此两墓葬的年代相同。

M4、M5 和 M20 为砖室券顶墓,M5 中的釉陶壶 M5: 1、M5: 2、釉陶灶 M5: 002 与 M21 中的釉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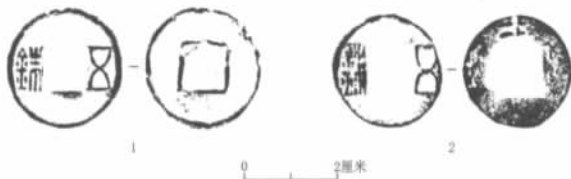


图二十五// M26 随葬器物

1、2. 陶壶(M26:9、M26:12) 3. 陶耳杯(M26:1) 4. 陶勺(M26:2) 5. 陶案(M26:8)
6、7. 陶釜(M26:6、M26:5) 8. 陶磨(M26:7) 9. 陶井(M26:4) 10. 陶灶(M26:10) 11. 陶圈(M26:3)

壶 M21: 19 和 M21: 6、釉陶灶 M21: 5 相似, M4 中的釉陶灶 M4: 003、釉陶房盖 M4: 002 与 M21 中的釉陶灶 M21: 5、釉陶房盖 M21: 18 相似, M20 中

的陶磨 M20: 5 与 M26 中的陶磨 M26: 7 相似, 因此 M4、M5 和 M20 的年代与 M21 和 M26 的年代基本相同, 即使有所差别, 亦相去不远。



图二十六// M26 出土铜钱拓片

1. M26:11-1 2. M26:11-2

M9 中的釉陶壶 M9: 4 与洛阳烧沟的小壶 59A: 37 的相似, 后者年代定在王莽时期或稍后^[3]。M3 中的釉陶壶 M3: 12 和 M3: 14 的空心筒状假圈足风格与烧沟三型二式壶 113: 13 的相同, 后者年代在东汉早期^[4]。M3 填土中的五铢钱 M3: 01 ~ 1 字体宽大, 朱字头圆折, 是东汉早期的典型特征。因此, 以 M3 和 M9 为代表的土坑砖室墓的年代应在东汉早期。

M21 和 M26 为前堂后室的砖石混合结构墓, 墓门、门楣、地龛、立柱均用石块, 这是徐州地区东汉早中期开始流行的特征。M20 中的四乳四螭铜镜 M20: 1 与西安白鹿原汉墓五 M18: 16 铜镜相同, 后者定为东汉中期^[5]。规矩镜 M20: 2 与湖北蕲春县陈家大地 M3: 23 的相似, 后者年代为东汉早期^[6]。M4、M5、M20、M21 和 M26 等墓中出土的五铢钱未见东汉晚期的特征, 墓砖上的花纹仅见变形云纹, 未见东汉晚期的压印同心圆花纹。因此, M4、M5、M20、M21 和 M26 等墓葬的年代大体在东汉中期, 个别墓葬或可稍早。

综合以上分析, 山头墓葬的时代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东汉早期, 以 M3 和 M9 为代表的土坑砖室墓; 第二阶段为东汉中期, 以 M4、M5、M20、M21 和 M26 等为代表的砖室券顶墓和砖石混合结构墓。整个墓地年代有一定的时间跨度。

从随葬品的陶质来看, M3、M4、M5、M9、M20、M21、M26 共出土陶器 81 件, 其中釉陶数量为 55 件, 灰陶数量为 26 件, 釉陶的比例占了一大半; 从随葬品的组合来看, 山头汉代墓葬多数出土壶、罐、盆、勺、耳杯、甑、灶、磨、井、仓、楼、圈厕等, 不见鼎和钭, 具有东汉时期典型组合的基本单元, 而其中磨的随葬, 在徐州以外的地区比较少见, 具有区域特征。

本次发掘基本揭示了山头东汉墓地的全貌, 各墓葬间很少有打破关系, M21 是整个墓地的核心, 规格最高。以此为中心形成东西向排列的 5 排墓葬, 从南向北渐次排布, 每排墓葬数量基本在

10 座左右。大多数墓葬的墓道都朝向北方, 相当一部分形制相同的墓葬成双靠在一起, 例如土坑砖室墓 M3 和 M9、M1 和 M2, 砖室券顶墓 M15 和 M16、M18 和 M19 等。推测这种形制相同、空间相邻的墓主之间的关系应是夫妻。本次发掘于 M40 西侧发现有较大面积红烧土堆积, 可能为墓地祭祀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祭祀遗迹。从墓葬的分布规律、形制结构、随葬品来看, 山头墓地是东汉早中期属于中小地主阶层的一个完整的家族墓地。

全国各地发现的东汉家族墓地主要有陕西华阴东汉弘农杨氏墓群、东汉司徒刘崎家族墓群、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张氏家族墓、河南陕县刘家渠羊氏、唐氏、刘氏家族墓等。山头墓地所在的徐州地区, 以汉文化最为著名, 历年来, 发掘过多座诸侯王陵。但系统地发掘一个完整的家族墓地则是第一次。因这片墓地后来被黄泛土深埋于地下近 3 米, 没有受到后世建筑的叠压和破坏, 因此完整保留了东汉家族墓葬的墓园, 在墓地核心区发现了因祭祀用火而烧成的红烧土遗迹。墓葬结构完整, 分组明显, 对研究东汉时期中小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家族组织、经济形态和丧葬习俗具有重要意义。墓园的隍壕设施, 在东汉墓葬中鲜见报道。此类设施在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秦代王陵中就有发现, 在日本古坟时代天皇的陵园外围也开挖一道或多道隍壕, 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价值。

领队: 林留根

发掘人员: 周润垦 马永强 贾庆华

原 丰 周恒明 张浩林

薛 赞

摄影: 周润垦 马永强

绘图: 周润垦 原 丰

执 笔: 贾庆华 原 丰 周润垦

张浩林

[1] 墓葬填土内出土的器物在器物号前加一个“0”, 盗洞内发现的器物 (应该是墓葬内的随葬品) 在器物号前加两个“00”。

[2] 墓葬内出土的所有铜钱编为一组, 给一个号。

[3][4] 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 科学出版社 1959 年, 第 108、104 页。

[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白鹿原汉墓》, 三秦出版社 2003 年。

[6] 黄冈市博物馆等编著:《罗州城与汉墓》, 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江苏邳州山头发现完整的东汉家族墓地



1. 山头墓地全景



2. M21 清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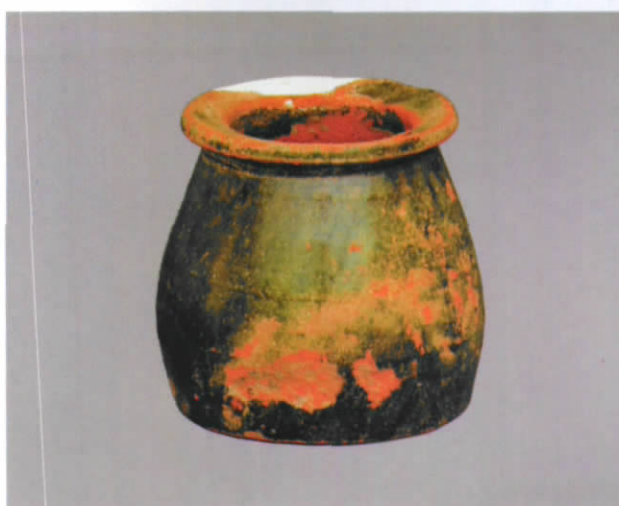
3. M21:4 出土的陶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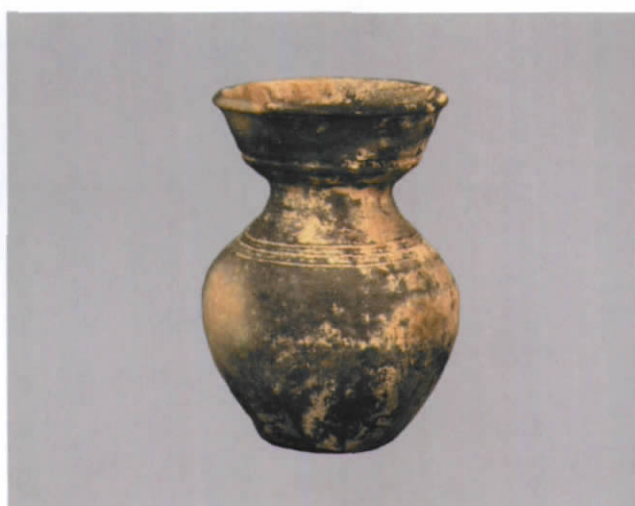
4. M9:10 出土的圈厕



1. 陶磨 (M3:2)



4. 釉陶井 (M3:11)



2. 陶壶 (M26:12)



5. 釉陶灶 (M21:5)



3. 釉陶盆 (M9:9)



6. 釉陶楼 (M9:12)